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講記

慧瑩法師主講

〈安樂行品〉是《妙法蓮華經》流通分中的一品。〈安樂行品〉前面的〈見寶塔品〉講釋迦佛和多寶佛呼籲那些菩薩發願流通《法華經》，〈持品〉講二萬大菩薩和五百阿羅漢、八千學無學人及六千比丘尼，發願流通《法華經》，〈持品〉結尾講，還有八十萬億那由他不退轉大菩薩也發願在十方國土流通此經。但是，做流通的工作並不容易，並非只要明理、有辯才、能說會道、貫通了全經的義理，就能做流通的工作宣傳一乘法。文殊師利菩薩考慮到這一點，知道除了明白經義，還要附帶有很多重要的條件，才可以做流通的工作。因此，在〈安樂行品〉，文殊菩薩就請問釋迦佛，後世人要具足甚麼條件才可以流通《法華經》？才可以安樂地做弘揚工作？

後世人在弘經之中，會遭遇很多打擊，遇到很多人反對，會遇到很多困擾、很多逆境，會遇到很多障礙，令他們退轉，不能弘經。他們有甚麼方法抵御呢？文殊師利菩薩爲了讓後世弘經者解決這個問題，所以就有〈安樂行品〉出現。

「安樂行」的意思，是說有人打擊你，你不受他的打擊；有人反對你，你不怕他反對；有人攻擊，你不畏他的攻擊；這樣，你就能安樂。如果你畏懼，你驚怕，你就得不到安樂。

「安樂行」的「行」字，可分兩方面解釋，可讀兩個音，如果作名詞，可讀「幸」音，例如「苦行」、「操行」、「品行」；如果作動詞，讀「恒」音，例如「實行」。「安樂行」既可作名詞，也可作動詞。如果說，以這種流通工作爲我們

的操守，爲我們的安樂行，這就作名詞；如果說，我們腳踏實地依著此安樂行去實踐實行，就可得到安樂，這安樂行，就作動詞解。

究竟甚麼謂之安樂呢？怎樣的做作、怎樣的行爲可以稱爲安樂行呢？如果廣義來講，一切佛法都可以叫安樂行，就算是三皈、五戒、十善、四無量心、六波羅蜜、三十七道品等，我們只要依著去做，都可得到安樂；但狹義來講，以弘揚《法華經》來講，在這一品裏，佛教我們所做的忍辱、禪定、般若，這些就叫做安樂行。

安樂是每一個都所要求的，人人都想離苦得樂。樂與苦是反義詞，人人都想安樂而不想痛苦，離了苦就可以得到安樂。說到苦，所謂無常故苦。佛教說苦的原因，是因爲無常。衆苦充滿，就是因爲無常的緣故。我們學佛法的人，希望得到安樂，如果因學佛而得到安樂，也即是從佛法中得到受用。如果學佛法而得不到安樂，就是不能從佛法中得到受用。

因學佛法而得到的安樂有淺有深。淺一些的，例如信因果，會得到安樂。知道如是因、如是果，受樂，是因爲作了樂因；受苦，是因爲作了苦因。因此，遇到順境，不會驕傲，不會驕恃，不會貢高我慢，明白此是從因而得，有甚麼值得驕傲的呢？遇到逆境，也不會怨天尤人，知道是作苦因而得，怨誰呢？受苦也就無怨無尤，就算受苦也是安樂的。

「行」是因，得到的「安樂」是果。如果所行的是非安樂之因，那麼所得的就是非安樂之果，也即是苦果。如是因，如是果，苦因感苦果，樂因感樂果。因此，在新年法會，我提到妙華，妙華就是妙因，是善因，妙因感妙果，善因感善果，以因爲主，我們不須刻意地去求果。所謂但問耕耘，莫問收穫，只要我們行安樂之因，一定得到安樂之果。

廣義來講，五乘善因都叫安樂行，而在這一品所講的安樂行，不是指三乘、五乘的善因，但也未講到一乘的因行。釋迦佛在這本經裏都未真正講到一乘因行，只是給我們一個一乘的消息，培養我們一乘的信念，只是要我們信一乘，信自己本來是一乘菩薩，信釋迦佛是我們的本師，要我們恢復一乘的信心和願力，要我們受持《法華經》。當我們的信願深了，就能見到本師，那時候，釋迦世尊就會爲我們講一乘菩薩的因行。這一品的安樂行，只是教我們，受持《法華經》和弘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只要依著佛在這裏所教的方法去做，自然會得到安樂，縱使有人破壞，也不會受困擾，不會生恐怖，不會退轉。有這種安樂，就叫安樂行。

這種安樂行，可以說不是一乘的正行，但卻是一乘的助行。真正的一乘正行，還有待本師釋迦世尊教我們。現在我們所能做到的，是受持《法華經》，弘揚《法華經》，當我們弘揚和受持的時候，就要依著四安樂行去做，也即是等於前面〈法師品〉所講的，依著三軌去做，這是一乘的助行。當我們未曾得到正行的時候，最低限度都要做到這些助行，六波羅蜜多是一乘的助行，我們要依著去做，甚至連人、天的善行，三皈、五戒、十善、四無量心、三十七道品，通通都可以用來作一乘的助行。不過，真正能令我們安樂地弘經的，就要依四安樂行。

其他不是受持《法華經》，不是弘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可不可以行這四安樂行呢？一樣可以的。無論哪一個人，只要依著安樂行去忍辱，修般若空慧，修禪定，人人都可以得到安樂，修多一些，安樂就多一些；修少一些，安樂就少一些。如果依著忍辱、禪定、般若去修，起碼使我們的人格變得高尚。所謂世間教育的作用，是教人變化氣質，由惡劣而變爲純良。佛教是高尚的教育，更加是要令我們的氣質變到最純良、最純善。所以，我們依著四安樂行去做，可以令我們由凡

夫的氣質變成聖人的氣質，由惡劣的氣質變成高尚的氣質。只要依著四安樂行去行，自然會進步，自然會達到最高、最妙的境界，會得到高級的安樂。如果想得到安樂，尤其是弘揚《法華經》，這一品所講的四種安樂行，都是不可缺少的。如果你認爲：「我不要四種那麼多，只要一、二種。」如果你只要一、二種，也是好的，但不夠，最好是四種都具足，那麼你一定得到安樂自在。

現在開始講經文，經文裏，首先是講文殊師利菩薩向釋迦世尊的啓請。

「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是諸菩薩，甚爲難有，敬順佛故，發大誓願，於後惡世，護持讀說是法華經。世尊！復有聞法華經菩薩摩訶薩，於後惡世，云何能爲衆生說是經？』」

文殊師利菩薩在四大菩薩中是以智慧出名，「文殊」譯作妙吉祥、妙德。文殊菩薩首先讚歎前面〈持品〉所講的二萬菩薩發願在娑婆世界弘經，八十萬億那由他大菩薩發願往返於十方世界宣傳《法華經》。娑婆世界人多弊惡，膽小一些的阿羅漢以及學無學人，只發願在他方國土廣說此經；但那些大菩薩智慧大，不畏懼，就能發願在娑婆世界及十方國土巡迴弘法。所以，文殊菩薩讚歎那些大菩薩「甚爲難有」。他們真是希有難得，爲了敬順佛意的緣故，發大誓願，將來要在惡濁的時代弘揚《法華經》。「惡世」就是惡的時代。《金剛經》所講惡的時代，是指佛滅後五百年，這時代的衆生，很難信受佛法，別說《法華經》，別說一乘難以信受，就是般若法也很難信受。

佛滅後，佛教發展分開五個階段，每一期爲五百年。佛法在第一個五百年，比較容易流通；第二個五百年就比較難一些，之後就一期比一期困難。佛滅後第一個五百年是解脫堅固，那時代的人善根深厚，修行精進，可以證果，可以得解

脫，可以斷煩惱，了生死。第二個五百年是禪定堅固，那時代的人，多數修禪定，根性劣些，很難得到解脫。第三個五百年是多聞堅固，那時代的人，只注重研究教義，只著重表面化的文字語言方面，解釋名相，分析道理，喜歡廣學多聞，修禪定的人又漸漸減少，得解脫的人也就更加少了。第四個五百年是塔廟堅固，那時代的人，不知道要修行，研究、聽講也懶做，一味講求福，樂於發心捐錢造佛像、建塔、建廟。寺廟多，產業多，爭產業的事情也就多起來。第五個五百年是鬥爭堅固，那時代的人，連建塔廟修福也懶做，只顧爭名奪利，有名有利就歡喜，如果有人損害了他的名聞利養，他就要與別人鬥爭，就要想辦法對付別人。現在的時代，是佛滅後二千五百多年，也即是第六個五百年，大家說說，現在這個時代是不是惡世呢？現在確實是五濁惡世。現在人心險惡，人們居住的環境也很惡劣。人離不開環境，要依靠著環境，但人心險惡，則會影響環境變惡劣。我們每天看看新聞，看看每天發生的恐怖事件，就知道人心有多惡？佛滅度之後，時代越後，人心越險惡。

儘管時世險惡，但那些大菩薩不怕，他們有辦法應付，他們發願來這個惡世護持《法華經》。不但自己受持，還要弘揚、守護《法華經》。

「復有聞法華經」是遠參老法師加上去的，免世人誤會是指八十億那由他菩薩。「復有聞法華經菩薩摩訶薩」，是指後世再聽到《法華經》的大菩薩，其中有一些是退墮了的衆生，他們現在已得爲人，又有緣遇到《法華經》，他們聽到之後，也能用心受持，有心弘揚，但如果遇到惡的環境，又怎樣應付呢？所以文殊菩薩就請問釋迦世尊：「於後惡世，云何能爲衆生說是經？」

這個「能」字包含深長意義。怎樣才謂之「能」？是不是能說會道就謂之“能”？不是這麼容易的。這個「能」是說，如果遇到惡劣環境，有人反對，有

人攻擊，有人譭謗，有人傷害，有人破壞，甚至有人驅逐你，你要能應付這些逆境，不受這些逆境幹擾，心能放得下，而且能安樂自在，這才是「能」。

在〈法師品〉，教了我們三軌：「入如來室，著如來衣，坐如來座。」三軌和四安樂行是差不多的，如果只做到三軌已可以，不過這裏再詳細講，加上四安樂行，力量就更加大，更加可應付惡勢力。所以文殊菩薩要請問佛：「云何能爲衆生說是經？」也即是請問佛，怎樣應付惡劣環境，才能安樂地受持《法華經》，安樂地流通《法華經》？

是不是文殊菩薩不知道怎樣才能得到安樂？是不是文殊菩薩不會應付惡劣環境？文殊菩薩是諸佛之師，他教化過很多大菩薩，甚至有些佛未成佛前修菩薩行，文殊菩薩也教化過他們。文殊菩薩有這樣大的智慧，難道他真的不懂嗎？如果他知道，自己講出就可以了，爲何要知而故問？

文殊菩薩有大慈悲，他自己知道，但後世的衆生不知，他有先見之明，看到後世衆生遇到惡劣環境不會應付，遇到別人傷害、破壞、毀謗，就會生瞋恨，瞋恨就會退心，於是他就把這個問題提出來，讓後世衆生有心理準備。他覺得自己講出來，沒有佛講那麼好，所以他就要代後世衆生請問。下面是佛的回答。

「佛告文殊師利：『若菩薩摩訶薩，於
後惡世，欲說是經，當安住四法。』」

〈安樂行品〉全品都是講四法，四種安樂行。從前的古德把四安樂行分爲第一身安樂行，第二口安樂行，第三意安樂行，第四誓願安樂行。這種分法，是粗略地分，不是很詳細的分法。例如第一安樂行，已經講了很多內容，雖然主要講身業，但也有講意業，我們的身行是由意業所推動，所以這種分法，不是分得很

仔細。

「欲說是經」即是願說這部經，願意流通這部經。「欲」字在佛經中，有時解作想，有時解作欲樂，在這裏是作「願」字解。願意做流通工作的人，要安住以下四法，即是安住四個原則、四個條件。

「一者安住菩薩行處、親近處，能爲衆生，演說是經。」

第一種的安樂行，分兩處，一個叫行處，一個叫親近處。「行處」就是這樣去做，這樣去實行。「親近處」是要親近這種做法，不要離開，經常都要有這樣的行爲。這裏標出「行處，親近處」，如果能依著這樣去做，就能夠爲衆生演說這部《法華經》，就可以做流通工作。這句只是標出大標題，下面再分析，甚麼謂之「行處」？甚麼謂之「親近處」？

「文殊師利！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行處？若菩薩摩訶薩應住忍辱地，柔和善順而不卒暴，心亦不驚，又復於法無所行，而觀諸法如實相，亦不行，不分別，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。」

「行處」包含兩方面：忍辱和般若。甚麼叫「忍辱地」？「柔和善順而不卒暴，心亦不驚」，這是解釋「忍辱地」。「住忍辱地」就是要我們忍辱，要我們修忍辱波羅蜜多。忍有生忍、法忍、無生法忍。生忍是耐怨害忍，是從有情方面得來，從慈悲心上忍。法忍是從自然界、生理方面而來，從觀無我、觀無常，就能身苦心不苦，是安受苦忍。無生法忍是諦察法忍，依理觀察一切法都是衆緣所生，無自性，無實性，就能悟入如如真理，而得無生法忍，是最高級的忍。

我們做流通工作，如果要做得安樂，不會痛苦，不會退心，首先要做到行

處的第一種，也即是要「住忍辱地」。「住」是安住。大菩薩「欲爲衆生說是經」，就應該安住在「忍辱地」。

忍辱之後爲何要加個「地」字？地有甚麼作用？「地」有堅固的性質，學佛如果能安住忍辱地，就可以堅固進修，沒有忍辱就不堅固。好象蘇東坡聽到佛印禪師說一句「狗屁」，馬上就沉不住氣，這就是不堅固。用「地」作譬喻，說明能忍辱是很堅固。所謂智深志固，有深的智慧，有堅固的志向，就能做到忍辱，做到堅固。

「地」還有能生的功能，種種植物，種種礦物，是從哪裏生起？是從地生起。「地」還有一種作用，就是受。無論把甚麼液體倒在地下，香水也好，糞便也好，地都能受。地有這麼多好處，用地來譬喻忍辱是有意思的，不是隨便用一個字去譬喻。

我們要弘經，要安樂，首先要安住忍辱地，能住忍辱地，就能做到「柔和善順而不卒暴」。我們如能安住忍辱地，即使有人來破壞，有人來攻擊，不管他多麼殘暴，我們也能應付，依然能柔和善順。

有人也許會認爲：「別人來對付我，我還要柔和善順，這樣豈不是很吃虧？」我們須知道，若不柔和更吃虧。因爲，如果你與別人對罵，與別人對打，你會很痛苦、很傷心，對方當然也會痛苦，也會傷心，就會想方設法害你，與你作對。這樣自苦亦苦他，雙方都沒有好處。如果你能柔和善順，不生氣，這就舒服一些，你不攻擊對方，他也不會痛苦，反而還會感化他，事後當他想通了，就會過意不去。這樣的話，自己不痛苦，對方也不痛苦，自己安樂，別人也安樂，雙方都安樂。所以安住忍辱地是最好的武器，飛機、大炮、炸彈等武器都比不上它。你柔和善順對他，他對你也就無可奈何。

能做到柔和善順並不容易，所謂得無生法忍，那個境界非常高。未得無生法忍之前，還要得柔順忍。初地菩薩初得無生法忍，初地至七地的菩薩，有時會間斷，有時會忘記而不忍。如果念念都得無生法忍，念念都不退，要八地以上的大菩薩才能做到。所以這個「忍」，能做到柔和善順是很高級的境界，不是吃虧，不是弱者，有智慧才能做得到，沒有智慧就做不到。這種柔和善順，這種忍辱地，要有般若去領導，才能做得到，沒有般若領導就做不到。

如果能做到「柔和善順」，就會「不卒暴」。「卒暴」，是指急燥，「卒」是緊張、急燥，「暴」是兇惡。那些脾氣不好的人、緊張的人、急燥的人，很容易發脾氣。「不卒暴」是不急燥、不粗魯。我們學佛，首先要學低聲細語，要改變粗魯的習氣。古人說：「立身錢作範，內方外邊圓。」我們立身處世要以古錢作模範，古錢是內方外圓，自己做人要有原則，要有宗旨，但對外對人要圓融，要順人意，適應環境，表現出來是「柔和善順而不卒暴」。

「不卒暴」，心底裏很平和，「心亦不驚」，就會很鎮定，不會驚慌。如果你沒有智慧，別人來破壞傷害你，你就會心驚膽顫，手忙腳亂，驚惶失措，這就應付不了惡劣環境。

如果心不驚，很鎮定，就不怕了。好像釋迦牟尼佛坐道場，即將要成佛時，有幾十萬魔兵魔將來驅趕他，用箭射他，又說要用大繩綁起他，扔他到大海，但他沒有驚怕，魔兵、魔將要抬起他，也抬不動。如果他驚怕，魔兵、魔將就能抬動。但他不驚怕，那些魔兵、魔將就無可奈何。他不與他們爭論，不抵抗他們，而是運用理智，明白真理，智慧與真理相合，理智相契應，他就不驚怕。有智慧就有大忍力，沒有智慧就沒有忍力。那些魔兵、魔將硬攻不成，就用千嬌百媚的魔女來引誘他，講些動聽的話語引誘他，在他面前跳脫衣舞，他也不爲所動。總

之，軟硬兼施都不能改變他，這是因爲他有大智慧，才有這樣大的定力。又如忍辱仙人，被節節肢解都不怕。當時國王對他說：「你又不是阿羅漢，你對宮女講話，你一定不是好人。」於是令人砍了他雙手和雙腳，還問他有否生瞋恨心？忍辱仙人說：「我不瞋恨。」這就是能安住忍辱地。「柔和善順而不卒暴，心亦不驚」，這種境界非常高。

前面所講的「住忍辱地」，即是〈法師品〉所講的三軌中的「著如來衣」。這是避彈衣，穿著如來衣，甚麼都能避開。你能忍辱，不還擊，不報復，還未夠，因爲你心裏還有我相、人相、衆生相，認爲有他害我，有我忍他，這樣忍不了多長時間。這樣的忍辱並不安樂，而且這種有相的忍辱功德不會很大，所以我們還要修般若，還要坐如來座，以「諸法空爲座」。

「又復於法無所行，而觀諸法如實相。」這是講般若。「於法無所行」的「法」，是指忍辱法。我們對於這個忍辱法要無所行。「無所行」的意思是不住相，不見有辱境爲我所忍，也不見我能忍這種辱境，這就叫「無所行」。「行」的意思，是以心緣境，以心來緣這個境界就叫做「行」。根本上不見有辱境，也不見我能忍，無能忍的我，也沒有所忍的境，中間也沒有忍辱法，這就叫三輪體空。

雖然這是權教大乘法，但一乘菩薩一定要借用。我們不要看不起權教大乘法，如果不借用權教大乘法，就無法恢復一乘道。我們修布施要三輪體空，沒有能布施的我，沒有受布施的衆生，中間也沒有布施的物質。修任何一種波羅蜜多，都要三輪體空，這種無相的功德猶如十方虛空。而有相的功德，「如人入暗，則無所見。」（《金剛經》）所以我們一定要「無所行」。

怎樣才能做到「無所行」？怎樣才能做到三輪體空？怎樣才能做到不住相？佛就教我們「觀諸法如實相」，就能做到「無所行」，這就是要我們修觀，如果不

修觀，無緣無故是做不到「無所行」。

甚麼叫「諸法」？世間一切萬事萬物都叫法。「法」這個字，包括的範圍很廣泛，種類很多，在佛經裏有多種解釋，佛法可叫做法，方法也可叫做法，森羅萬象，宇宙萬有都稱爲法。總括來說，所有世間法和出世間法就是「諸法」，「諸法」有無量無數那麼多。例如世間法，以有情來講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人、天、阿修羅，是六凡法界。出世間法，是講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、佛這四種聖人。世間有世間的因果法，出世間有出世間的因果法，分析起來就有很多很多。在有情世間裏，衆生的種類有無量無數那麼多，天、人、畜、昆蟲等也各有無數的種類，這些都是有情。而無情是指山河大地、草木叢林等，無情也有無數的種類。這些全部都可以叫做「法」。法即是東西，無量無數的東西，也可叫做「諸法」。

無論是無量的有情也好，無量的無情也好，世間法也好，出世間法也好，我們都觀它的「如實相」，按照它的本相來觀察它。「實相」即是本相、真相。

我們現在所觀的，是不如其本相，不如其實相，不是按照它的實相去觀，我們所見的，是看不到實相，是觀錯了，明明沒有實性，就見到有實性。我們所見到的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幼，有好有壞，有美有醜，有善有惡，有高有矮，這些都不是實相，是不如其實相，只是虛妄相。因爲這些相是對待而安立，是因緣和合而幻現，而我們起顛倒分別心去安立一個假名，所以不是實相。

我們不能見如實相，所見的都是幻境，都是顛倒境。人們通常都是見到某人很漂亮，就會很喜歡，看到某人很醜陋，就會很討厭，這就是因爲看不到實相而生起顛倒想、顛倒見，因此人們所見的都是幻相。好像一個人，眼睛有病，看見很多空花，或者在揉眼睛之後，睜開眼睛，就看到滿天星斗。那些空花和滿天星斗是不是實相？其實那些空花和滿天星斗並不是實相，只是幻相而已。我們看

見衆生千差萬別的相，就等於我們的眼睛有病，看見很多空花。有人也許會說：「我是接觸不到空花，但人和種種萬物，我是可以接觸到。」我們須知道，能抓在手中的萬事萬物，都不是實相，連抓東西的手也是如幻的，四大五蘊的身體也是如幻的，等於有眼病看見空花一樣，其實是沒有真實性存在，一切都是因緣和合而成，缺少其中一個緣，就不能成立。

所謂前塵如夢，往事如煙，正如《金剛經》所說：「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

這些道理，不是聽一、兩次就能明白，以爲自己好像明白了，但還是未能見到實相，還要下工夫去觀，要修禪定，修定修到很高程度的時候，智慧就顯露，證到現證慧，那時才真真正正見「諸法如實相」。就算是只得一秒鐘，閃電那麼短的時間見諸法如實相，已經是很好了，已經是有真慧，不過還要繼續修行，常常形成一種習慣，就可以常常保持這種智慧，就能常常都見「諸法如實相」，就不會顛倒。

其實這個「如實相」，即是空相，如實就是空，即是觀諸法空相。《心經》說：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，是諸法空相。」意思是說，五蘊中每一相都是空的，四大的每一相都是空的，世間、出世間法的一切法相，都是空的，空相謂之如實相。

千差萬別的有相，那些不是如實相，而是假相、幻相，所見的是幻覺的相，錯覺的相，並非實相。只有證到現證慧，見到一切法空，才能見到如實相。所以我們要修觀，「觀諸法如實相」，觀到透徹了，證悟了，親見了，與諸法的實相覿面相見，就是見真理，可以開智慧，可以斷煩惱，可以破我執。衆生顛顛倒倒，有種種執著，整天在顛倒中打轉，就沒辦法見如實相。

如果能通達諸法如實相，就能「亦不行，不分別」。菩薩既然知道一切法空，他身體的行爲、口的行爲，就不會生顛倒行爲，不會起錯誤的行爲，所以菩薩「亦不行」，身不作錯誤的行爲，不作顛倒的行爲，口不講不如實的話，不講顛倒的話。這「不行」是著重於身與口方面，「不分別」是著重於意方面。身口不去行，意就不分別，不去分別種種相對待的東西，不分別種種對待法，不分別是男是女，是高是矮，是好是醜，是優是劣。菩薩知道種種的分別都是不如實，不如法，不如理，所以意也不去分別種種的對待法。

菩薩能「觀諸法如實相」，身、口「亦不行」，意也「不分別」，就能做到般若波羅蜜多，忍辱就能做到三輪體空，不會住相，這就叫做「菩薩摩訶薩行處」。這也即是要我們這樣去修行，修忍辱，修般若，就是菩薩的行處，是菩薩修行的方法，這樣修才謂之修行。

世間上很多人說自己是修行人，某某人是自身修行。但他們修甚麼呢？只是吃素，每天一早起來念念經，以爲這就是修行。若沒有修忍辱，沒有修般若，這不算是真修行。如果只是吃素就是修行，那些牛羊都是吃草的，豈不是牛羊都是修行？世間很多愛美人士，怕肥胖而不吃肉，難道說他們也是修行人？吃素也算是善行之一，如果你是發慈悲心而不吃肉，每天敲木魚念經，不可以說你不是修行，但這種修行只是很淺，不是很高級，是微不足道的修行，真正值得稱讚的修行是修忍辱和修般若。「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」，這就叫做大菩薩的行處。

「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親近處？菩薩摩訶薩，常好坐禪，
在於閑處，修攝其心。文殊師利！是名初親近處。」

第一安樂行包括行處和親近處，行處前面講過，下面講親近處。

做流通工作的菩薩，不要離開禪定，常常都要修禪定，而且是常常都喜歡修禪定。「常好坐禪」的「好」字，是好樂，喜歡的意思。

在這裏，遠參老法師刪除了十行很粗俗的內容，這些內容是沒有甚麼作用，只是講不要親近甚麼人，不要做甚麼事，這十行文字很粗劣，一般正人君子都不會這樣做，何況一乘菩薩，「常好坐禪」，常修般若，更加不會做那些粗劣的行爲，所以遠老法師把它刪除，是非常正確。

「坐禪」即是修禪定。「在於閑處，修攝其心」，是解釋坐禪，在清靜的地方，修攝他們的心。

「文殊師利！是名初親近處。」佛告訴文殊師利菩薩，禪定就叫做第一種親近處。親近處有兩種，下面講述第二親近處。

「復次菩薩摩訶薩，觀一切法空，如實相，不顛倒，不動不退不轉，如虛空無所有性，一切語言道斷，不生不出不起，無名無相，實無所有，無量無邊，無礙無障，但以因緣有，從顛倒生故說，常樂觀如是法相，是名菩薩摩訶薩，第二親近處。」

「第二親近處」其實與「行處」一樣，都是講般若。行處講要修忍辱、修般若；親近處是講菩薩不可以離開般若，好像兒子離不開媽媽，所以用「親近」二字。這裏說的「親近」，不是親近人，平常人所說的親近法師、親近善知識，是親近人；而在這裏，佛要我們親近自己的禪定，親近自己的般若，親近自己的功德。也即是說，我們要行菩薩道，要流通《法華經》，就不可以離開禪定和般若。

遠老法師作的迴向偈：「不退菩提爲伴侶」，就是要我們與功德作伴侶，菩

提就是指功德，以自己的功德爲自己的伴侶。有的人，沒兒沒女，覺得很孤單。其實，如果有功德，有不退菩提做伴侶，就不會孤單。

禪定是我們的伴侶，我們要親近它；般若是我們的伴侶，我們也要親近它。如果我們有禪定，有般若，一點都不孤單，一點都不可憐。如果沒有禪定，沒有般若，即使你有百子千孫，都會覺得孤單可憐。

「常好坐禪」的「禪」字，我們通常說禪定。「禪定」二字，一半是梵語，一半是中文。梵語是禪那，譯作靜慮，是定的意思，也即是說，心專注一境，不分散，就是定。禪定不是像石頭一樣完全不知不覺，而是有思慮，專注一點，專一照顧在一點上。例如觀空，是專一觀空；觀無常，是專一觀無常；觀無我，是專一觀無我，心不會想到其他，這就叫做定，叫做靜慮，不是像石頭一樣。

禪定有深有淺，初學者要打坐，因爲身體在活動中，心不容易得定，一定要盤起腿，伸直腰，兩眼垂下，手掌疊在一起，這樣就容易得定。有的人說：「不用打坐，行住坐臥都可以得定。」那要看你的程度如何，如果禪定工夫修到很深的時候，行住坐臥都會在定中。所謂行亦禪，坐亦禪，行住坐臥體安然。

色界天由初禪至四禪，高級的無色界四空定都是禪。聖者證到真理，徹見一切法空，斷煩惱，不一定需要很深的禪，但總是要有一種定的力量，才可以得現證慧。所以我們要「常樂禪定」，才能學得成功。如果不好樂，怕坐禪，那就學不到。

我們要知道，坐禪不是像中國禪宗那樣。中國禪宗提倡參話頭，念佛是誰？拖死屍是誰？也即是要找個本體出來。佛教講修禪，根本不是叫我們找個本體，而是要我們「在於閑處，修攝其心」。「閑處」是指不嘈雜的地方。道場以無事爲興旺，這就是「閑處」。學閑不是學懶，而是不受環境牽引，做無事道人最可貴。

所謂「不是閒人閑不得，真是閒人不等閒」。不等閒是了不起的意思，這個閒人是已做到身心寂定，甚麼時候都不會被喧鬧的環境牽動，不會被六塵境擾亂，這才是閒人。

如果有很深的定，在十字街頭也可以定，但初修禪定的人，就要「在於閑處」，在無事的地方，在不繁雜的地方，在沒有嘈吵的地方，在沒有人令你煩惱的地方，修攝自己的心。

我們的心初時是很散亂，好像小狗一樣，跳來跳去，跑來跑去，主人用繩子把它綁在柱子上，它就繞著柱子來跑，繩子都捆在柱子上，它就沒法跑，於是不停地吠，直到無可奈何，只好睡覺。我們的心，也是這樣，就像小狗，就像野馬，就像猴子，沒法子停，這就要我們下工夫修攝它，好像綁著小狗，綁著猴子那樣，訓練它，鍛煉它。我們的心可以鍛煉，身體可以鍛煉，那些耍雜技的人，把身體鍛煉到很柔軟，可以像紙一樣折起來，甚至折幾下都可以。身體尚且可以鍛煉，心更加可以鍛煉，使力量強大無數倍。心散亂不定，就要鍛煉它，令它安定不散亂。這是教我們修禪的一種大概之啓發，這叫做「初親近處」。

第二親近處其實同前面的「行處」是一樣的，不過「行處」簡單些，只是講「觀諸法如實相，亦不行，不分別」，講得沒有那麼詳細。「觀一切法空，如實相」與上面的「觀諸法如實相」是一樣的，只不過多了一個「空」字。「空」 即是「如實相」，「如實相」即是「空」，也即是三解脫門。三解脫門是空解脫門、無相解脫門和無作解脫門（或叫無願解脫門）。觀無常既是無願解脫門，如果知道一切無常，有甚麼可樂的呢？

三解脫門也即是三法印。三法印是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。三解脫門不一定三門都要修，只修其中一門也可以證到「諸法實相」；不過，衆生的

根性不同，佛爲遷就衆生的根性，有的衆生喜歡觀無常，佛就教他觀無常；有的衆生適合觀空，佛就教他觀空；有的衆生適合觀無我，佛就教他觀無我。我們無論修那一門，只要能徹底瞭解，一樣可以得解脫。就如公園有三道門，我們隨便從那一道門都可以進入公園，不一定要經過三道門。三解脫門也是一樣。

我們要觀一切法空，觀一切法如實相，觀一切法不顛倒。顛倒就是不如實，如實就是不顛倒。如果起種種分別，起種種對待，生憎、生愛，這些是顛倒。如果能觀諸法實相，就是「不顛倒」，不顛倒即是不起分別心，就會「不動，不退，不轉，如虛空無所有性」。如果有分別，就會生顛倒，就會退心，就會有轉變。

這裏用「虛空」來譬喻「如實相」，但我們不可以把「虛空」誤解爲「如實相」，不可以說如實相即是虛空。佛這樣譬喻是爲了明顯些，方便大衆明白。我們要依譬喻來會意，才可理解。虛空是無障礙的，虛空沒有退，沒有轉，因爲虛空是無所有性，它的本質是沒有體性，又怎樣會退？怎樣會轉？一切法如虛空一樣。

「一切語言道斷」，意思是說，如果證見諸法空相、諸法實相的時候，這種真智見真理的境界，世間的一切語言都無法表達出來，說出來的也很勉強。好像一人盲人，他從未見過白色，如果你對他說：「白色很潔白，像白鶴那樣白，像雪那樣白，很好看，白色比黑色好。」他會問：「白鶴是怎樣的？雪是怎樣的？讓我摸摸。」他撫摸著白鶴，就以爲白色是會動；他摸著雪花，就以爲白色是冷冰冰。總之，你沒有辦法讓他真正明白白色是怎樣的。

聖者爲我們講真理，我們從來沒有這種經驗，沒有這種境界，我們很難明白，因爲語言表達不出真理。三藏十二部經雖是用語言文字講真理，但只是勉強講。就像有人用手指指著月亮說：「那就是月亮。」如果是聰明的人，就可以因

指見月，順著手指的方向見到月亮；如果是愚蠢的人，就會執指忘月，以爲手指是月亮。這就有害無益。

所謂「心言路絕，語言道斷」。真理是講也講不出，想也想不到，就如虛空那樣，「不生，不出，不起」。我們能不能說虛空生出來了？能不能說虛空起來了？不能。龍樹菩薩在《中論》說八不：「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。」這主要是講不生，不生自然就是不滅，因爲沒有實生，就沒有實滅。其他所有的「不」都是同樣道理。《中論》說：「大聖說空法，爲離諸見故。若復見有空，諸佛所不化。」因中有果就不用生，因中無果又不生，亦有亦無也不生，只有假名生。假名即是「無名、無相」。

世間上每一事物都有名，桌子有桌子的名，椅子有椅子的名，狗有狗的名，貓有貓的名，人有人的名，但這些都是假名安立，假名即是「無名」。我叫慧瑩，你們也可以叫這個名字。

世間的事物也是沒有定相，沒有不變相，現在這裏是講堂，如果把桌椅全部搬走，可以變成餐廳或其他用途。同一個人，少年、中年、老年的相都不同。外國有一個畫家要畫耶蘇，他找了一個相貌端莊的人做模特兒。很多年之後，他又想畫魔鬼，於是他到處找模特兒，他看到有一個人兇神惡煞，很像魔鬼，就請求這人做模特兒，這人很爽快地答應，並說：「以前我曾做過你畫耶蘇的模特兒，這次你要畫甚麼呢？」畫家大吃一驚，仔細端詳這人，覺得他的相貌變化很大，就問他這麼多年來的經歷。原來，他結識了一群損友，參加了黑社會，專做非法的勾當。由此可見，一個人的相貌，也是會改變。又如，香港從前是一條小漁村，如今變成石屎森林，變成繁華的大都市，是不是沒有定相？沒有定相，即是「無相」，即是假相。

「實無所有，無量無邊。」我們考究起來，實在是無所有，像虛空那樣不可量度，像虛空那樣沒有邊際。你能用尺子去量度虛空嗎？能考究虛空有邊還是無邊嗎？這是不可能的。地球之外還有星球，星球之外也有星球，哪裏是邊際？世界根本找不到邊際。

虛空又是「無礙無障」的。虛空以無礙無障爲性，無障礙就叫虛空性。在虛空中你若伸出手，沒有東西可以障礙你。一切法的真理也是如虛空一樣，無礙無障，無遮障，無阻礙。

凡夫看見有一切法，見人是人，見畜是畜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。人們明明看見有，但這是假有，是「因緣有」。佛法講空，不是講無，「因緣有」不妨礙法性空。「若無空義者，一切法不成」。

一切法都是「但以因緣有」，無論甚麼都是因緣有。這些「因緣有」是從哪裏來的？是「從顛倒生」起的。凡夫由顛倒心，生起顛倒見，就會分別好醜，生起憎、生起愛，就會造業，於是顛倒相就更加多。衆生受種種苦，都是由顛倒心、顛倒見而得來。

我們知道這些是假相，是從「因緣有」，是「從顛倒生」，就不要再執著這些假相，就不要再用這些顛倒相來綁著自己，這就不會生煩惱痛苦了。

如果你是一個要弘經的人，要修一乘菩薩行，首先就要「常樂觀如是法相」，時常要「樂觀」，不要勉強觀，勉強就無法受用，一定要由勉強做到自然，由生疏做到純熟，就能「常樂觀如是法相」，這就叫做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。樂觀諸法皆空，般若智就會生起，就能破除一切的障礙，破除一切的顛倒，消除一切的痛苦。

《心經》說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。」不斷

地觀，就會行深般若，就可以照見五蘊皆空，照見諸法皆空。能夠做到照見五蘊皆空，就能「度一切若厄」，就能得安樂。這就是安樂行。

印順導師說：「解不至空，學不知所宗；行不至空，不足以言解脫。」解即是見解。如果你的見解達不到空，你就不知道你所學的是甚麼？宗旨是甚麼？歸趣是甚麼？如果你的修行，不到達空的境地，談不上解脫，解脫與你無關，別指望得解脫，別指望能成佛。

這兩句很重要，我們學甚麼也好，空是最根本的。我們學佛就是學空，入佛門就是入空門，入不了空門，就入不了佛門。這裏一大段都是要我們學空理，我們要行一乘菩薩道，一定要學空理。如果你不學空理，就說自己是一乘菩薩，這只不過是貢高我慢。

上面長文講了第一種安樂行的行處和親近處，下面的偈頌把長文重復講一次，是重頌。

「若有菩薩，於後惡世，無怖畏心，
欲說是經，應入行處，及親近處。」

重頌也刪了十行，理由與刪長文一樣。這裏是總結標出行處和親近處。這裏說的菩薩，是指實教一乘菩薩，不是指權教菩薩。我們從經文就知道，他們是有自知自信的菩薩，自己知道自己有一乘善根，自己信得過自己有一乘善根，發過一乘菩提心。前面〈化城喻品〉，釋迦牟尼佛已經講了這個因緣，當時釋迦佛在大通智勝佛時代，是第十六沙彌，他教化了六百萬億恒河沙等衆生。佛在世時那些大阿羅漢、那些比丘，都是他當時教化過的，而且引導他們親近了四萬億佛。釋迦佛說：不單當時的弟子是他教化過，而且未來世中的弟子都是他教化過的。

如果他們沒有種過善根，不會很容易信受佛法。

我們從經中就可知道自己有一乘善根，知道唯有一乘是真實，其他的聲聞乘、緣覺乘、權教大乘都是方便施設，佛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發一乘心，修一乘行，將來都要成一乘的究竟佛果；我們相信佛的話，信釋迦佛是本師，信自己是本徒，就應自知自信是一乘菩薩，就應自願發一乘菩提心，回復一乘菩薩道。

以一乘菩薩來講，你不需有很大的能力，只要你有信心，已經足夠了，已經是有一乘善根的菩薩。

我們既然有一乘善根，有很好的機會遇到一乘法，又有深深的信解，應不應該把自己所知教給他人呢？因爲有很多人沒有機會遇到一乘法，他們本來都有一乘善根，他們沒機會遇上就很可惜。我們如有慈悲心就應該發心流通這本經。

「欲說是經」，是指這些一乘菩薩有願力，願意做流通《法華經》的工作。這個「說」字，包含了所有流通工作。做流通工作，會有人反對，有人破壞；因爲你在弘法時會說：「一乘是究竟真實，三乘是方便施設，也即是不究竟。」既然你說別人是不究竟，別人就會不甘心，就會生瞋恨心，就會毀謗；這時候，你就會怖畏，不敢再做流通工作。

「於後惡世」是指佛滅度之後。上面講過佛滅度之後分開五期，每一期是五百歲，佛滅後越久，時世越惡，人的善根越少，性格越暴惡。如果他們是保守三乘，一定會破壞你弘揚一乘。當有人破壞的時候，你就會恐懼。所以，佛就說：如果菩薩想在以後的惡世中，沒有怖畏、沒有障礙地弘揚這經典，就應入行處和親近處，也即是上面所說的要修忍辱和般若空慧（觀一切法空的智慧）。所謂親近，是親近禪定，親近般若，親近法，親近功德，不是親近人，不是親近法師。所以，遠老法師把迴向文改爲：「不退菩提爲伴侶。」大菩提包括從初發菩提心，

行菩薩道所修的一切利他功德。如果你有無量無數的功德，就會有無量無數的伴侶，永遠不會孤獨。

「常住忍力，禪定不動。」

「常住忍力」是行處，「禪定不動」是親近處。弘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要有忍辱力。若悟證真理，就能得到法忍，於法有一種忍力，認可一切都是無自性，認可一切皆空。「忍」有認可的意思，不一定是別人打罵你，侮辱你，你能忍受才叫忍，有智慧力去認可，也叫忍。無生法忍是悟證空理的智慧力，你認可這種真理，你就能安忍。忍辱力從般若力中得來，般若力又從禪定力中得來，有禪定力才有真智慧，有真智慧才有真忍力。所以，忍辱、般若、禪定有相關性，如果不能觀一切法空，就會著相，就不能忍辱，就會很痛苦。只有不著相才能忍辱，所以，一定要有般若。而般若慧，不是聽聽就能得到，一定要有禪定力，修攝其心，令心有強力，然後才發出現證慧，所以，必須親近禪定。

「又不分別，上中下法，有爲無爲，實不實法，亦不分別，
是男是女，不得諸法，不知不見，是則名爲，菩薩行處。」

這段偈頌是解釋怎樣修般若慧。修般若慧，就是要觀一切法本來空寂，本來平等，無論是世間法，出世間法，有爲法，無爲法，都是因緣所生，無有自性，當體即空。

我們的眼睛，看見有千差萬別，看見有種種的人，有上等人，有下等人，有中等人，有聰明人，有愚蠢人，於是就「分別」有「上中下法」，人的等級有上中下，人的智慧也有上中下，連物質也有上中下，上乘的東西比較貴；下乘的

東西比較便宜；不太貴，又不太便宜的，是中等的東西。

佛法也可以分爲上中下，如果你說一乘是最上，那麼大乘是中，小乘是下。西藏的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認爲大乘是上士法，聲聞、緣覺乘是中士法，人、天乘是下士法。也可以這樣分：解脫法是上法，人、天法是中等法，三途惡道是下等。淨土宗的九品蓮花也分上中下，上品上生，中品中生，下品下生，上品又分上中下，中品也分上中下，下品亦分上中下，一共分九品。

這些都是對待，都是比較，以世俗諦來講，是可以分，但以第一義諦來講，一切都是平等的，故《中論》說：「諸佛依二諦，爲衆生說法。」世俗諦講對待法，我們眼見耳聞，可以分別，我們覺得有，有男有女，有高有矮，有肥有瘦，有善有惡，不過不是實有，不是永有，不是不變的有，是假名有，我們不可以說：「不須分別，無男無女。」如果這樣，就會很混亂。我們不可以取消世俗諦，一切的尊卑有序，長幼有別，男女有別；但我們要知道這些是假施設，不須執著；而我們的一切道德和規矩，不可以廢除，否則變成惡取空。我們修般若慧，觀一切法皆空，但又不捨棄世俗，只是知道它是空的而不執著，不是廢棄道德，道德行爲一定要保留。

這裏說菩薩不分別「上中下法」，不分它是有爲法還是無爲法，不分別它是實法還是不實法，也不分別他是男還是女。這是依勝義諦來講的，也即是依第一義諦，依真諦來講，不是依世俗諦來講。所謂「俗諦門頭不捨一法，真諦門中不立一塵」，就是同樣的道理，俗諦門頭一法都不捨棄，真諦門中纖塵都不能安立，一切皆空。

佛法也分世俗諦與勝義諦，依勝義諦來講，菩薩有般若空慧，用真智觀察一切法，契應真理，所以就能不分別，以平等心觀一切法，知道一切法因緣所生，

平等平等，無有自性，知道世間法和出世間法都是相對待而假名安立。

世間法很少講「有爲無爲」這些名詞，佛法就有講甚麼是有爲？甚麼是無爲？有爲法是有造作，世間上一切事都是有造作，凡有造作，就有生滅，有相狀，有方所，有變化。山河大地，一切的事事物物，全部都是有爲法。無爲法是以真智契應真理，是不可分別的，涅槃法、平等法、真理法，就是無爲法。但是，我們要知道，離開有爲，不可以證悟無爲，離開世俗，又得不到第一義諦。我們觀我空、人空，從哪裏觀呢？一定要從五蘊四大那裏觀，五蘊四大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和地、水、火、風的假和合，是種種物質、種種因緣的和合，因緣復有因緣，而分析到最後，每一樣東西都是因緣所生，無實性。我們要從有爲法中才能觀察到一切皆空，依有爲法才能悟證無爲法，從俗諦法中才能觀察到真諦法，才能悟得真諦。觀空如果不從俗諦法中去觀，空空洞洞的怎樣觀呢？所以，龍樹菩薩說：「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一義。」如果不依世俗諦，就得不到第一義諦。我們知道世俗諦如幻、如化，是假的，是空的，但又不可以抹煞、廢棄世俗諦。就如《中論》所說：「諸佛依二諦，爲衆生說法，一以世俗諦，二第一義諦。」《金剛經》也說：「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。」有露、泡、影才可以觀，沒有露、泡、影，我們又怎樣觀呢？只不過，觀的時候，我們要知道它是假的，就不會生執著。

菩薩有般若空慧，有平等智慧，就能夠「不分別，上中下法，有爲無爲，實不實法」。既然有爲是空，無爲也是空，就沒有甚麼叫實法，甚麼叫不實法。《如來壽量品》說：「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……不如三界見於三界。」我們所見的三界，有欲，有色，有無色，所見的人，有男有女，有美有醜，有胖有瘦，有高有矮，有種種分別。如來有智慧，見到一切都平等，如來所見的三界，不像我們

凡夫所見的三界那樣。

《金剛經》說：「如來說諸法，無實無虛。」虛即是不實，沒有甚麼叫實法，沒有甚麼叫虛法，一切法本來平等，實與不實，是衆生感情上的顛倒分別。若以理智契合真理，用智慧來觀這個境，這個理是平等的，這就不需分別，不可分別。

在《維摩經》裏，天女把舍利弗變成天女，天女自變成舍利弗，令舍利弗一塌糊塗，究竟誰是舍利弗？誰是天女？誰是男？誰是女？他想變回原形，但又不及天女的神通大，於是很害怕。維摩居士就對他說：「你不用怕，這都是幻化相。」「是男是女」，這些都是幻化相，是假名有，隨著他的因緣而成就男相，隨著她的因緣而成就女相，都是如幻如化，我們不要分別這些相，不要執著這些相。

那些天真無邪的小孩子，就沒有那麼多執著。幼稚園或一、二年級的小童，沒有太多的分別心，大一些的孩子，開始有分別，男生不同女生玩，女生不同男生玩。當有分別的時候，煩惱就多了。不分別的時候，則沒有這麼多煩惱。但不分別，又不是叫你亂來，而是說心純潔，有理智，就不會起太多的分別，不會有太多的顛倒，一切都是如幻如化，如夢如影，這樣就「不得諸法，不知不見」，就能觀察到一切法皆空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一切法無實性。

凡夫所知所見，都是衆生的顛倒知見。有時知得越多，見得越多，煩惱就越多，痛苦越多，這是因爲有執著。如果知了、見了而不執著，就平安無事。有般若空慧的人，知道一切皆如幻，知道一切法皆空，就能做到知而不知，見而不見。

修行的時候，進步是有層次的，未覺悟真理的時候，是依照一般的世俗，看見有男有女；當悟證真理的時候，就有平等智慧，就不見男相女相，而見到一切法平等。就如那些修禪定的人，未覺悟的時候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」；當他

程度高一些，悟證真理，見第一義諦的時候，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」。他知道山水無實性，是因緣和合的，就能從俗諦入真諦。

凡夫看見山就執著它是山，覺得這個山高，那個山低，這個山很雄偉，那個山風景不美；看見水又執著這邊的水很清，那邊的水很濁。諸多分別，就生起執著，生起顛倒。

如果能覺悟平等性，知道一切法平等，知道一切法皆空，就會見理而不見事，依理而見，明白山不過是很多的草、石、泥沙、樹木等種種物質和合的假像，水是氫氣、氧氣化學作用的假和合。當他程度再高一些，從真入俗起方便智的時候，就能達到「見山還是山，見水還是水」的境界。雖然他「見山還是山，見水還是水」，但他不起執著，不起分別，而且不與世間脫節。前一種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」的境界，似乎與世間脫節，不是很好。

經文所說的「不知不見」，是指菩薩不像世間凡夫那樣所知所見，菩薩見真理，就能達到「不知不見」的境界。菩薩有般若空慧，通達諸法皆空，見諸法如幻如化，不起執著心，不起分別心，不起顛倒想，「是則名爲，菩薩行處」，這就叫做菩薩修行之處。「行」的意思，是根對境所起的那種認識，菩薩的根對境，不會顛倒分別，他有智慧，照見一切法皆空，這樣修行，就叫「菩薩行處」。

「一切諸法，空無所有，無有常住，
亦無起滅，是名智者，應親近處。」

前面長文說過，菩薩的行處，是般若，親近處也是般若，偈頌的內容與長文一樣，只是次序有些不同。

一切諸法，都是因緣所生，無實性，找不到實際的自性，所以是「空無所

有」，是假名有，假相有，是「無有常住」。龍樹菩薩在《中論》說，一切法是「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有些外道執常，以爲一個人的生命是常的，今世死了，就會去投胎再出世，今世是這個，來世也是這個，再來世永遠都是這個，這個靈魂永遠永遠都是一樣，這是常見。有些外道執斷，以爲人死如燈滅，死了就沒事了，作惡沒有惡報，作善也沒有善報，這是斷見。

其實，執常、執斷都是邪見，如果你有智慧，能夠觀察因緣所生法，就不會執常，不會執斷，佛的正見是「不常亦不斷」。例如一朵花，種子跌落泥土中再生出另一朵花，兩朵花的樣子看起來好像是一樣，其實並不一樣，前面那朵花根本不是後來那朵花，所以不能說它是常的；但也不能說它是斷的，不能說前面那朵花與後來那朵花完全沒有關係，因爲前面那朵花死了，它的種子跌在泥土中，加入陽光水土等種種因緣而生出後來那朵花。又如，那個人這一生死了，可不可以說，下一世乃至生生世世都是那個人呢？不可以這樣說，下一世已經改頭換面，不是那個樣子了，或者他可能做豬、做狗，根本不是常的；但他的下一世會受過去生的習慣影響，受過去生一切有關係的東西影響，所以也不是斷的。人是這樣，事物是這樣，國家是這樣，世界也是這樣，都是「不常亦不斷」，一切事物我們都可以這樣觀察。聽過《中論》的人，這些道理早就已經明瞭。

「亦無起滅」的「起」即是「生」，《中論》說：「不生亦不滅。」一切事物都是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生、不無因生。滅是由生而來，如果無生，又哪有滅？講了無生已經足夠，不須再講不滅。

我們看見嬰兒出生，看見花盆中的嫩芽長出來，但這些只是假相生，都不是實生。如果是實生，就可以自生，但世間上，有哪一樣事物是自己生自己的？

如果是他生，牛就可以生馬，馬可以生羊，所以他生也說不通。共生也不對，一粒石，一粒沙，榨不出油，半粒石加上半粒沙同樣也榨不出油。既然不能自生，不能他生，一半自一半他也是不能共生。一切事物都是因緣所生，絕對不會偶然地無緣無故而生，所以無因生也是不對。佛法用這四種不可生來破外道的四種計執。

生是因緣和合的假現象，無實生可得。既然無實生也就無實滅，所以說「不生亦不滅」,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」，也是同樣的道理。能夠觀一切法如幻如化，觀一切法因緣所生，觀一切法皆空，觀一切法不生不滅，破除了一切的顛倒執著邪見，就稱爲「智者」。這個智者是一乘的智者，是一乘菩薩；但一乘菩薩必須親近般若，要有空慧做基礎。如果你沒有空慧做基礎，就說自己是一乘菩薩，超過十法界，其實是貢高我慢。

雖然以《法華經》的立場來說，般若是權教大乘法，《法華經》才是實教大乘，但要成爲實教一乘菩薩，也要有般若空慧做基礎，否則一定不可以行一乘菩薩道。

「顛倒分別，諸法有無，是實非實，是生非生。」

這幾句是講衆生顛倒分別，分別一切法是有還是無，是實還是非實，是生還是非生。六十二種邪見中，「有」與「無」是根本的邪見。執著實有、實無，等於執著常、執著斷。六十二見依五蘊來執著我們的生命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約時間是常、還是無常、亦常亦无常、非常非無常；約空間是有邊無邊等四句；約未來是死後有去還是無去等四句。每一蘊都有四種執著，五蘊就有二十種執著，過去有二十種，現在有二十種，未來也有二十種，加起來就有六十種，再加

上「有見」和「無見」，共有六十二種邪見。

分別實有、實無，都是「顛倒分別」,「顛倒」是不合理，把頭當作腳，把腳當作頭，這就是「顛倒」，執著這樣是實，那樣是非實，這樣是生，那樣是滅，通通都是「顛倒分別」，都是沒有智慧。

如果你是智者，有般若慧，就不應分別。怎樣才能做到不分別？怎樣修行才得到智慧？佛就教我們要修禪定。

「在於閑處，修攝其心，安住不動，如須彌山。」

「閑處」即是靜處，修禪定要在清靜的地方。如果在十字街頭，在繁忙多事的地方，人們總是匆匆忙忙，這就不是「閑處」。沒有人到的地方，不嘈雜的地方，山林樹下，才是「閑處」。初學禪定，要在「閑處」修學，環境可以幫助你修定。如果你修成功了，就不需在「閑處」，十字街頭也可以是你的禪堂，你在哪裏都可以入定，行住坐臥都可以入定。

「攝其心」是不讓心散亂，不分散，不動念，如如不動，就能「安住不動」，安住於禪，安住於安樂行，安住於忍辱，安住於般若。阿羅漢已經能做到「安住不動」，大菩薩更加能做到，仿「如須彌山」那樣，安穩不動。須彌山是妙高山，以印度人的習慣，他們認爲須彌山最穩固。其實依佛教來講，須彌山也不是很穩固，當劫盡的時候，整個地球，整個三千大千世界，都會燒盡，須彌山也有毀壞的一天。但以世間事物比較來講，須彌山算是比較穩固。

「觀一切法，皆無所有，猶如虛空，無有堅固，
不生不出，不動不退，常住一相，是名近處。」

當我們修禪定，有定力的時候，以定力來幫助我們。如果單單只得定，就會變成枯定。外道之所以不能覺悟，不能斷煩惱，不能見真理，當定力盡時，照樣會墮落，照樣會起妄想，會生煩惱。因爲他的定力是有漏的，定力盡時，就會像凡夫一樣依過去生所作的業而墮落。

佛陀教導我們，不能只修枯定，我們在修定之中，還要修慧，要「觀一切法，皆無所有」，一切法是因緣所生，無實性，「猶如虛空，無有堅固」。

「虛空」有甚麼堅固不堅固的呢？不可以說堅固，也不可以說不堅固。虛空以無礙爲性，沒有障礙，不可以講有，不可以講無，不可以講是實非實，也不可以講生，不可以講滅。一切法都是平等，「不生不出，不動不退」。我們不可以說虛空生起來了，虛空滅了，虛空變動了，也不可以說虛空有進有退。

「常住一相」的「一相」即是空相、平等相。這是說菩薩常住空相，不爲一切境所轉。別說是大菩薩，就算是小乘的阿羅漢，他們已證到六恒住捨，都能常住空相。佛教把「捨」字當作平等解，不是我們一般解作捨棄的意思。平等者，不著有，不著無，一切的觀念，一切的概念，都不生起，這就是平等。平等叫捨，又叫一相，也叫空相。阿羅漢也能做到六恒住捨，六根對六境恒常都能安住平等相，他們不是看不見，不要以爲阿羅漢是盲的、聾的、鼻塞的、舌麻木的，他們全部都可以見色，可以聞聲，可以嗅香，可以嘗味，身體也知冷暖，也知粗細，但他們不會被境所轉。那些不退轉的大菩薩有般若空慧，更加可以「常住一相」，空慧時常現前，時常都不被境所轉。

我們眼見色，見到男，見到女，就去分別所見的人美不美，漂亮的就深愛他，醜陋的就憎惡他，就會被境所轉。耳聞聲，鼻嗅香，舌嘗味，身覺觸，意知法，都是一樣，無論碰到甚麼境，都被境所轉而生瞋愛，這就不能住於平等，不

能住於捨。

我們要行一乘菩薩道，首先要有權教菩薩的智慧，以這種空慧做基礎，要親近這種般若空慧，依般若空慧成爲禪定力，再依這種禪定力來證實這種般若空慧，要定慧相資，互相資助。禪定與智慧是互相有關係，你有禪定力可以幫助你生智慧，你有智慧可以幫助你的定力更加堅固。

這裏講的「近處」，是要我們親近般若空慧，又要親近禪定。能夠「常住一相」，就叫做「近處」。

「若有菩薩，於我滅後，入是行處，
及親近處，說斯經時，無有怯弱。」

這些發一乘菩提心，恢復一乘菩薩道的一乘菩薩，在我釋迦佛滅度之後，若能入這個「行處」和「親近處」，修忍辱、禪定、般若，他們流通《法華經》，爲人講說《法華經》，就不會有怯弱，不會恐懼。

偈頌用一個「說」字，包括了一切的流通工作。菩薩做流通工作，會有人破壞，有人毀謗，有人阻礙。如果他有忍辱力，有禪定力，有智慧力，就不會懼怕。當他講經時，別人不喜歡聽，要趕他走，他就走；不准許他講，他就不講，等以後有機會再講。如果沒有忍辱力，沒有禪定力，沒有智慧力，就會害怕，就會退轉，就會生瞋恨心，生顛倒想，要報復。

《金剛經》講，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他的身體，他一點都不害怕，他已經證得無生法忍，觀一切法皆空，不見有身，不見有我，不見有人，不見有歌利王，不見有刀，不見有劍，被人用刀砍，如刀割水，如刀砍虛空。如果他覺得這個身體、這個我是實有的，我的生命很寶貴，你這麼可惡用刀來砍我，我一定要報仇，

這樣就會有很多煩惱。菩薩有忍辱力，有禪定力，有智慧力，就不會害怕。

「菩薩有時，入於靜室，以正憶念，隨義觀法；
從禪定起，爲諸國王，王子臣民，婆羅門等，
開化演暢，說斯經典，其心安隱，無有怯弱。」

一乘菩薩有時也要入靜室修習禪定，就算已有定力、有忍力、有智力，但未曾到達不退轉地，就要經常修習，成爲一種習慣性，若不經常修習，就會退轉。就如一塊布，你以爲它不會退色，其實經過陽光、空氣，日子久了，就會退色。所以，我們就算有定力、有忍力、有智力，還要經常修習。

對於《法華經》，我們要憶念甚麼呢？不一定要拿本經來逐句讀才是念，佛世時未有印刷，沒有一本本的經書，不過，弟子要明白經中道理，要經常憶念，憶念到純熟，以正念來記憶它，就是「正憶念」。

「隨義觀法」是隨順佛所講的義理來「觀法」，觀一切法皆空，觀一切法平等。如果依《法華經》來講，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但爲教化菩薩，佛講一切佛弟子都是本師所教化過的一乘菩薩，人人都要成佛，所以我們也要觀一乘因緣的次第法。我們若能隨順佛所講的義理，觀一切真理法，觀一乘法，就能對於義理有深刻的認識，能於法有所受用。衆生未曾得到受用，未曾得到瞭解，我們就要起慈悲心，利益衆生，教化衆生。

菩薩修禪定，在定中會得到輕安，但菩薩不會只顧自己享受定樂，所以他們會「從禪定起」，出定之後，去教化國王、王子、大臣、民衆、婆羅門等各階層的人。在印度，「國王王子」是剎帝利族，「臣民」有些是吠舍族，有些是首陀羅族，貴族賤族都有，婆羅門是四姓階級最高級的。菩薩有法樂和禪定樂的享受，

一定會利益衆生，若不利益衆生，又怎樣行菩薩道？所以，菩薩出定之後，就把《法華經》最高等的一乘道理，爲衆生宣說。

菩薩既然修忍辱、禪定、般若，就會有忍辱力、有禪定力、有般若力，心就很安穩，對衆生宣講這本經的時候，就不會怯弱，不會畏懼。

「文殊師利，是名菩薩，佛滅度後，
安住初法，能於後世，說法華經。」

這幾句是總結。佛對文殊師利菩薩說：菩薩在佛滅度之後，要「安住初法」，安住第一安樂行法，也即是上面所說的「入是行處、親近處」。前面說過行處是忍辱和般若，親近處是禪定和般若，般若遍兩處，說明般若很重要。菩薩有禪定力、有忍辱力、有般若力，就可以無障無礙地流通《法華經》，即使有人破壞，也不驚怕，這樣就「能於後世，說法華經」。

「後世」即法末時期，是前面所講的「後五百歲」，或者不一定是五百年後，總之是佛滅度之後，菩薩只要安住第一安樂行法，都不會驚怕，都可以做流通《法華經》的工作。

「又文殊師利，如來滅後，於末法中欲說是經，應住安樂行；若口宣說，若讀經時，不樂說人及經典過，亦不輕慢諸餘法師，不說他人好惡長短，於聲聞人，亦不稱名說其過惡，亦不稱名讚歎其美，又亦不生怨嫌之心，善修如是安樂心故，諸有聽者，不逆其意，有所難問，不以三乘法答，但以大乘而爲解說，令得一切種智。」

這是第二種安樂行，也即是安樂行法之中的第二法。第二安樂行著重於口業，講離衆惡，習善行，要我們除口業的惡，離惡才能修善。能夠修初法已經很好，若能再注重口業則更加好。

這品經全部都是講在「如來滅後」，我們應該怎樣做。如來在世，大家不會驚怕，如來會說法教化衆生；但如來滅後，佛弟子就有責任做流通工作。

「於末法中」，也即是前面講的「後惡世中」。一般說正法、像法、末法，甚麼叫末法？其實沒有甚麼叫末法，通常是不須講末法，只講正法、像法已經足夠。正法時期，佛弟子有修有證，有依法修行，有證果，是正法時期。有人說，佛滅後一千年，也是正法時期。其實，佛滅後不久，慢慢就變了，變成像法時期，雖有佛法流行於世間，有三寶的名字流行於世間，還有佛像，有經典，有出家人，但只是相似正法，相似就不是真正的，佛法在流變當中變了很多，雖還有人修行，但證果的人很少，有的出家人未必能守持清淨的戒行，甚至有的根本不修行。像法時期是有修無證或無修無證的時期，像似於正法而不是正法。末法是像法之末尾，不是另外有一段時間叫末法。佛滅度之後，人的根性淺薄，佛法慢慢隨著時間而變遷，這時候謂之末法。

末法中，有些菩薩有慈悲心，看見那些從前曾受過釋迦佛教化，種過一乘善根的人，忘記了，迷失了，很可憐，就想教化他們，要令他們明白，令他們得到佛法的利益，所以「欲說是經」，想流通這本經。但教化他們並不容易，別人會毀罵你，罵你是邪見人，你又怎樣去教化他們？這就「應住安樂行」。「住」是不離的意思。佛要菩薩不離開安樂行。

「若口宣說，若讀經時」，當你爲人宣說《法華經》時，或者你在讀誦《法華經》時，就要留心，「不樂說人及經典過」，不要說三乘人和三乘經典的過失。

釋迦佛在《法華經》中說，人人都要成佛，人人都要學他那樣平等，那樣圓滿。三乘是佛爲就衆生的根機而方便施設，有些弟子急於求解脫，佛就教他修聲聞乘；有些弟子想修辟支佛果，佛就教他修緣覺乘；有些弟子想修大乘佛果，佛就教他修六波羅蜜行。三乘都是方便，唯有一乘才是究竟真實。方便的意思是不究竟，所以，三乘弟子還要上進，如果不上進，起變化的時候，就沒有甚麼用。即使成了阿羅漢果、辟支佛果，也要放棄，一定要恢復一乘。

如果你對三乘人說：「你學的三乘經典都是佛方便施設，是不究竟的，你不會成佛，你始終會退墮。」那些人就會很反感地說：「佛曾教我們，修阿羅漢就是究竟涅槃，現在你卻說我們學的是方便，是佛假施設，你學的一乘才究竟。你一定是個邪見人，一定是你自己作些經典出來欺騙我們。你這個人真該打。」那些人就會生起瞋恨心，可能會打罵你。這時候，你可能會怯弱。

這裏不是說別人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的過失，而是說三乘人不究竟；三乘人不究竟、不妥當，就是過失。

「樂說」的意思是時常說、喜歡說。「不樂說」不是完全不說，不是絕對不說，而是不常說，不囉嗦地說。假如完全不說，三乘人又怎會知道呢？如果永遠不講，他們就會永遠不知道。

我們不但口不要說，心也不要輕慢他人，「亦不輕慢諸餘法師」。法師有很多種，有聲聞乘法師，有緣覺乘法師，有權教大乘法師，能解能說的人，都是法師。我們不要輕慢那些三乘法師，雖然他現在未能瞭解一乘，未能接受一乘。

世間上真正有學問的人，是不會驕慢。有驕慢心，擺架子的人，多數是半桶水。很熱心宣傳一乘的人，很自然就會批評三乘人。小乘人聽到就會不高興。所以，我們講的時候，我們的心要平等，口也要「不樂說」，「不說他人好惡長短」。

這「他人」是指三乘人，「惡」是指不好。以一乘的立場來講，以《法華經》的立場來講，我們不要說三乘人誰好、誰不好、誰長、誰短、誰有本事、誰沒有用。如果「說他人好惡長短」，別人心裏一定會不安。「好惡」是以性質來講，「長短」是以技能來講。

「於聲聞人亦不稱名說其過惡」，對那些聲聞人，不要指名道姓地說他們的過失。中國儒家主張君子隱惡揚善，這不合佛法的直心，不能幫助他人改惡行善。這裏只是要我們不要指名道姓，不是要我們不說聲聞人的過失。《法華經》雖然講三乘是方便，一乘是真實，其實所針對的是聲聞人。因爲釋迦牟尼佛座下，都是修聲聞行，證了阿羅漢果的弟子，佛不許可他們以爲取了阿羅漢果就是究竟，所以，這裏特別提出聲聞人。

我們無論在甚麼時候，知道某人做得不夠好之時，都應該對事不對人，只批評這件事，不要針對某個人。如針對人，是屬於感情方面有障礙，會妨礙修行。如果只是泛泛地講一下這件事，當事人自己就會知道這件事做得不對。

口裏說的話很容易犯過失，指名道姓會招敵。我們不要以爲口業不要緊，其實三業的過惡，最容易犯口業。身業中殺生、偷盜、邪淫等行爲不容易犯；意業是心理活動，你心裏起貪愛瞋恨愚癡，沒有人看見；而你說的話，最容易被人聽見，所謂隔牆有耳，兩片嘴唇甚麼都能講出來，最容易招人發怒，所以，口業要特別防護。

古人說：「好言一句三冬暖，話不投機六月寒。」一句好話，別人聽了心裏很甜，就算在最冷的冬天，也覺得很溫暖；但話不投機，牛頭不對馬嘴，說些令人不歡喜的話，即使在六月的大熱天，別人也會覺得心寒。所以，我們說話，不要隨隨便便，要修口業，說好話比說壞話好，不要說令人難堪、令人不高興的話。

「亦不稱名讚歎其美」，也不要指名道姓讚歎他的優點。這就有點奇怪，所謂君子隱惡揚善，我們應該不說別人的過惡，應該讚揚別人的優點，但爲何經文說「不稱名讚歎其美」？爲何不要讚美別人？這裏是以一乘的立場來講，不要讚歎三乘人。

如果你說：「某某人修行很好，智慧很高。」被你稱讚的人是三乘人之中的增上慢人，未得究竟，卻自以爲究竟，聽了你的讚歎，他就會以爲自己真的究竟了，就會增加他的驕慢心。而你作爲一個弘揚一乘的人，卻去讚歎三乘人，就失掉自己一乘的立場，就是顛倒。

另外，以一般人來講，有時讚歎別人的好處，也會引起麻煩，如阿甲和阿乙，兩人的品行差不多，但你偏偏只讚揚阿甲，阿乙可能就會以爲你在影射他，以爲你是想說他做得不好，他就會生起瞋恨心。所以，讚揚別人也未必有好效果，還是不讚爲好。我們習慣了隱惡揚善，不講別人的過失，喜歡講別人的優點，但講的時候，要看情形，如果擔心某人以爲你在影射他，就不如不講。

「又亦不生怨嫌之心」，口不講出來，心裏怨嫌也是不好，如果心裏有怨嫌，即是心裏有煩惱，就會生痛苦。「嫌」是嫌棄別人，心裏有所障礙，就如心中有條刺，得不到安樂。心有怨嫌，流露出來的語言和神情，也是有怨嫌的，令人生煩惱，自己也失了功德。有些人總是憎人富貴嫌人窮，別人富貴，他會生起瞋恨心和妒忌心，別人貧窮，他又看不起窮人。這是最不好的心態。我們不但要口不講，連心裏都不要有怨心和嫌心。

以上講離衆惡，下面講習善行。

「善修如是安樂心故」的「善修」，意思是要我們常常依著安樂法，認真地觀察，時常反省，不斷地修行，不但要修口業安樂行，心裏也不要起怨嫌之念。

「諸有聽者，不逆其意，有所難問，不以三乘法答。」有些人發心來聽你講經，你不要逆他的意，不要刺激他，他在最初的時候，還未能瞭解三乘是方便，一乘是究竟，你就要順著他的意思，慢慢引導他，不要一開口就逆他的意，不要馬上針對他說：「你學的三乘不究竟，是方便假設的，要快些放棄。」

你志在弘揚一乘，有的人會找些難題來質問你、追問你，你不要用三乘法來回答他，「但以大乘而爲解說」，用一乘來解釋，令他發心，趣向一乘，「令得一切種智」，令他發一乘心，受持《法華經》，行一乘菩薩道，將來得到一切種智。這個「大乘」是實教大乘，也即是一乘。「得一切種智」就是成佛，最高的智慧是成佛。這裏是說將來，不是立刻就能「得一切種智」，是別時意趣，將來當他菩薩道圓滿的時候，就可以成佛。

智慧有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。聲聞人能通達一切法空，得一切智；菩薩能以種種方法教化衆生，得道種智；只有佛才是三智具足，圓滿一切種智，包括一切智和道種智，能通達一切法，無所不知。佛智是一切種智，聲聞和菩薩都未能得一切種智。

修口業安樂行，要以第一安樂行爲基礎，單獨修口業是不夠的，一定要加上第一安樂行的行處和親近處，這樣才不會怯弱。

下面是第二安樂行的重頌。

「菩薩常樂，安隱說法，於清淨地，而施床座，以油塗身，
澡浴塵穢，著新淨衣，內外俱淨，安處法座，隨問爲說。」

這一大段主要講積善行。這裏所說的菩薩，不是指觀音等高位的大菩薩，而是指恢復了一乘的曾退心的菩薩。他們本來有一乘善根，曾受過本師的教化，

現在再聽到《法華經》，能信受一乘，有一乘信心，有一乘願力，就可稱爲一乘菩薩。做一乘菩薩，不需要客氣，不需要謙讓，我們應該要承認自己是一乘菩薩。我們既然自己信受了，受用到法樂，就應該流通這個法，應該去利益他人。所以，菩薩應該「常樂安隱說法」。

「安隱」也可讀「安穩」。如果你想安安寧寧，安安樂樂，不受打擊，不受障礙地流通《法華經》，就要在清淨的地方，施設床座，洗去身上的塵穢，並且在身上塗一些油，穿上乾淨的衣服，使身心內外都清淨，然後安坐在法座中，回答衆生的提問，爲他們解說。

「清淨地」是指如法的道場，很清淨，純粹爲弘揚佛法的地方，如一個講堂、一個法會。古代不一定有講堂和精舍，爲了表示尊敬，在山林樹下，空曠露地，把那個地方打掃乾淨，東西擺設整齊，這地方也可叫「清淨地」。

「床座」在中國是分得很清楚，睡覺用的叫床，有靠背的叫椅子，沒有靠背的叫凳子。而印度的座位、椅子都叫床，所有坐的地方都叫「床座」。「施床座」是安設一些座位。從前在中國，法座是很大的酸枝椅，鋪得很莊嚴，前面擺著香案，香爐和鮮花擺放得很莊嚴，有請講經的護法做請主，要每天拈香請法師，還有維那悅衆唱頌，好象皇帝出巡那樣隆重，非常莊嚴。看見的人，就會不由自主地肅然起敬，這也有好處。不過，請師、唱念起碼半小時以上，十分浪費時間，以現在這個時代來看，覺得不合時宜，所以，我們妙華佛學會就簡略了這一儀式。

印度是熱帶地方，那裏的人經常塗一些油在身上，驅除暑熱，尤其是塗在腳底，感覺很清涼。出家人不穿鞋，腳底塗了油，就像穿了鞋一樣，出門托鉢也不易沾到髒東西，也表示乾淨。在家人多數塗些香油，出家人則是施主供養甚麼油就塗甚麼油。

「著新淨衣」，是指乾淨的衣服，不一定是新衣。我穿在身上的這件衣服已經穿了廿六年，難道我沒有新衣服就不能講經了嗎？我講經已幾十年，可見並不是全新的衣服才叫「新淨衣」，新洗乾淨的衣服，就叫「新淨衣」。「新淨」表示乾淨，表示對法的虔誠。

「內外俱淨」，不但外表乾淨，連心都要乾淨。佛教要求大家注意三業清淨，我們每個人的活動，不外是身體、語言、思想三業，身體手足的活動是身業，口發出來的聲音是語業，思想是意業。每個佛教徒都要經常反省自己的身行有沒有過失？自己的語言有沒有過失？有沒有給人壞的影響？自己的起心動念有沒有貪愛、瞋恨、邪見等種種不良的念頭？如果經常反省三業，就會有進步，否則就沒有進步，甚至會退步。所以，反省三業是學佛中很重要的大事，雖然一乘菩薩是很高級，但也要從低級做起，從道德的基礎做起，一定要反省三業。這表示我們對法的敬重，要鄭重其事，「內外俱淨」，然後才說法。中國的古人也是這樣，當他們要爲一件事去祈求，或祭天、祭祖，都要齋戒沐浴更衣，然後才很虔誠地禱告、祭神。

「若有比丘，及比丘尼，諸優婆塞，及優婆夷，
　國王王子，群臣士民，以微妙義，和顏爲說。」

「比丘、比丘尼」是出家男女二衆，「優婆塞、優婆夷」是在家二衆，男居士是優婆塞，譯作近事男，是親近事奉三寶的男子；女居士是優婆夷，譯作近事女，是親近事奉三寶的女子。出家二衆和在家二衆，合起來稱爲佛教的四衆弟子。「國王王子」是貴族，「群臣」是在朝廷上有官職的人，「士民」是老百姓。無論是何等人，只要他有機會聞法，我們就要和顏悅色地爲他講無上甚深微妙法。

在《法華經》的立場來講，「微妙義」是指一乘法。離開《法華經》來講，所有三乘法都是「微妙義」。〈安樂行品〉志在教我們怎樣安樂地流通《法華經》，這裏所講的「微妙義」應該是開權顯實法。

我們要用和藹歡悅的顏容，和氣、和平的神態去講微妙的義理。如果我們能依第一安樂行去做，有慈悲，有般若，有忍辱，心地很和睦，很歡喜，很平和，表現出來的顏容當然就會很歡悅，爲大衆說法的時候，就會和顏悅色。

「若有難問，隨義而答。」

聽者有時會提出種種的難題，或者他真的是不明白，或者他是知而故問，故意刁難你、挑剔你、質問你。佛在世時，很多外道，也是故意刁難佛，專門問些很難回答的問題，例如，世界是有邊還是無邊？衆生是有始還是無始？世界是誰創造的？佛不回答這些問題，不是佛不會答，而是一回答這些問題，就變成戲論。回答有始是不對，回答無始也是不對，回答有邊是不對，回答無邊也是不對，所以，佛乾脆不回答。這樣，提問的人，就會反省，覺得這種問題不合理，是戲論。就如龜毛有多長？兔有幾隻角？是硬的還是軟的？這些全部都是戲論，我們可以不回答，回答反而會浪費精力，讓提問的人自己反省會更好。

佛法裏有多種回答問題的方式，佛不回答是屬於置答。但有時別人真的不明白，而且問得合理，我們就應該爲他解釋，詳詳細細地解釋，這種叫解釋答。另外有一種叫直答，直接答覆。例如有人問：「我們是否應該皈依三寶？是否應該修十善？」可以直接回答：「是。」還有一種是反問答，如《金剛經》多次問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」又有些外道問佛，佛不直接回答，然後反問外道，外道回答之後，佛不用再解釋，外道就會明白，這也是反問答。菩薩在說法的時候，

隨別人怎樣問，就會怎樣回答，這是「隨義而答」。

「因緣譬喻，敷演分別。」

「因緣譬喻」是十二分教。佛經的方式不外十二分教，或叫十二部經（不是十二本書），是把佛經裏文字的形式、內容，分開十二大類：長行、重頌、授記、本生、方廣、未曾有、孤起頌、無問自說、因緣、譬喻、本事等。我們要爲衆生說法，有時要用因緣，有時要用譬喻。

因緣是講往昔的事，佛與弟子，弟子與弟子，菩薩與阿羅漢等，種種有關係的事，都是有因有緣，每一件事都有前因後果。有關係，有來歷，就謂之因緣。如〈化城品〉講了大通智勝佛與弟子過去的一乘因緣，講了我們現在的佛弟子，爲何以釋迦佛爲我們的本師，爲何我們是一乘菩薩，其他三乘經裏也有三乘的因緣。

譬喻是舉例。我們說話的時候，爲了令別人容易明白，就舉個例子，以淺況深，即使那個道很深，只要用個淺的事例來比況，別人就容易明白。所謂「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」。佛最善說譬喻，所以稱佛陀爲一切智者。每本佛經都有很多譬喻，《百喻經》就說了一百個譬喻。寓言也是譬喻，從前的皇帝很野蠻，往往不聽大臣的勸諫，有些聰明的大臣，就會說個寓言，舉個譬喻，皇帝就容易明白，就會接受。所以，譬喻的作用很大。《法華經》也有很多譬喻，有火宅喻、三車喻、繫珠喻、窮子喻等。

「敷演」的意思詳細地講。「敷」是鋪開、攤開。「分別」是解釋。「敷演分別」是詳細地逐一解釋。《法華經》裏，最主要分別甚麼？是要分別權與實，要分出甚麼叫方便？甚麼叫真實。如果分不開權與實，有很多地方就講不通，只有分開權與實，才講得通。

「以是方便，皆使發心，漸漸增益，入於佛道。」

菩薩用這些方便，用這些善巧的方法，令衆生發一乘心。在《法華經》裏，「方便」二字，有不同的解釋，〈方便品〉中的「方便」，與真實相對，方便是假設的、暫時的，真實是究竟的、徹底的。在這裏，「方便」是指一種善巧方法，菩薩用因緣、用譬喻、用慈悲、用智慧，令衆生明白而發一乘心，培養他們的信心和願力，他們恢復一乘菩薩道，受持、讀誦、解說、書寫《法華經》，修忍辱、慈悲、般若三軌，也修四安樂行，漸漸積功德，就漸漸有進步，就能「入於佛道」。「增益」就是進步。

「除懶惰意，及懈怠想。」

我們要受持《法華經》，流通《法華經》，就要去除懶惰、懈怠的意念，否則就不能做流通的工作，就不會爲衆生說法，甚至連去聽經都懶得去，總覺得今天很累，有點頭痛，有點腳痛，或者等一下有朋友來，不去也罷，總之藉口多多。

我們修學一乘菩薩道，要流通《法華經》，要利益衆生，一定要除去懶惰意，要發精進心，抖擻精神，發奮努力。

「懈怠想」即是懈怠的念頭。行菩薩道，一念的懈怠心都不應該有。小孩子讀書，也要勉強自己，如果不勉強自己，就不會有進步，何況我們學佛法，修菩薩行，不勉強自己，就會很懶散，就會覺得坐著聽經很枯燥，不如去打麻將。這簡直是放逸，與佛弟子的資格相違。

一乘菩薩，不但要有普通的精進，還要有一乘精進，超過三乘的精進。如果停滯在三乘裏，就發不起一乘的精進心，這就屬於「懈怠想」。但我們一般人，連三乘精進也沒有，所以，我們要時常反省，警惕自己，要發精進心，「除懶惰

意，及懈怠想」。

「離諸憂惱，慈心說法，晝夜常說，無上道教。」

菩薩有精進心，連「懶惰意」、「懈怠想」都除掉，能抖擻精神努力行道，那麼你就無憂無惱，沒有內憂，沒有外患，就可以用慈悲心來說法。就如上面所說，若能修第一安樂行，修禪定，修忍辱，修智慧，觀我空、法空，不見能說法之我，也不見所教化之衆生，有大無畏精神，這還憂甚麼？惱甚麼？全副身心都奉獻給佛教，全副身心都奉獻給衆生，就算挨打被殺，都無所畏，心裏很安穩，只知道爲法，只知道全心全意爲衆生爲佛教，其他甚麼都忘記了，這又有甚麼可憂的呢？有甚麼可惱的呢？有這種精進心去弘法，自然就「離諸憂惱」，一切憂愁，一切惱害，都會遠離，就能日夜常常解說無以上之的一乘教。

菩薩日夜說法，難道不用休息？佛不是要菩薩不休息，而是因爲衆生的根機不同，有的人白天有空來問，菩薩就要在白天爲他說法，有的人晚上才有時間來問，菩薩就要在晚上爲他說法，也就是隨機、隨時來教化衆生，不限時間。

有些擺架子的法師，規定幾點休息，休息時間不見客。但有些老法師不見客，不是擺架子，而是因爲身體不好，如果不分日夜地打擾法師，就會影響法師休息。身體健康的法師不應該擺架子，不應該規限時間，而應該「晝夜常說」。如果有慈悲心，沒有架子，就可以隨時、隨機弘揚無上的一乘道教。

「以諸因緣，無量譬喻，開示衆生，咸令歡喜。」

「以諸因緣」是以一乘因緣。只要有人來求法，菩薩就會以一乘因緣，以及無量譬喻，隨時舉出一乘實例，爲衆生開示，開導他們，指示他們，令他們容

易明白，令他們瞭解，令他們在一乘菩薩道上有所增益，令他們全部都得到歡喜。

「衣服臥具，飲食醫藥，而於其中，無所希望。」

說法的人，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應該一心一意爲法，應該一心一意教化衆生，純粹是爲了法，不應有甚麼希求，不應有甚麼意圖，如果有別的企圖，就不是純潔，不是精進。在佛教圈子裏，有些人是有企圖的，貪利貪名，貪供養，即使佛在世時，也有這樣的人。

所有在家信徒，都應供養出家人，供養的物質，不外是四事供養，也即是四類的供養：衣服、臥具（床鋪、被褥、枕頭之類）、飲食、醫藥。

佛在世時，比丘不做飯，手也不接觸錢財，不買東西，每天中午前都出去托鉢化食，以維持生命去修行，當然有飲食供養。現在中國的出家人已不需托鉢化食。

信衆還會向生病的比丘供養醫藥，其實印度的醫藥很簡單，牛奶也可以當作藥，如佛陀病了，叫阿難托鉢化些牛奶回來當藥喝。蜜糖水之類，也可算作是一種藥。印度有一種藥，是把牛糞燒成灰沖水，一般平民百姓喝這些水，病就會好。信衆供養的醫藥，當然還有很高級、很貴重的藥，如中國有很多中藥和西藥，現在的維他命丸，也可以稱爲醫藥。

古代的出家人，要守不觸金銀錢戒，手不可以接觸錢財，全部東西都是由施主供養。現在中國就不是這樣，信衆動不動就送果儀。本來，出家人受供養，有一定的規矩，不能貪太多的供養，夠用了就不應再要，是自己本份之內可以用的東西才接受。如果已經足夠了，還要接受，這就叫貪。

雖然比丘不叫應供，阿羅漢才叫應供，但比丘可以接受施主的供養，不過

不可以貪，要守本份。印順導師說：「有些出家人不受供養，奇奇怪怪的，是標新立異。」我不受供養，有些人也說我不對。其實，我不受供養，不是標新立異，而是想矯正一般人的心理，他們見到法師，第一件事，是教人送果儀，好像見到法師非要送果儀不可，好像那些法師很貪果儀，送果儀法師就歡喜了，不送果儀法師就不高興，或者果儀裏錢多法師就歡喜，錢少法師就不歡喜，造成了一般世人的錯誤心理。我爲了糾正這種心理，打破這種習慣，所以我就說：「我不接受供養。」我不接受供養，還有一個理由，事實上，我不需要，既然不需要仍去接受，就變成貪。我已經用不著，我不接受，是因爲不貪受。如果你一定要送果儀給我，我也只好順人情接受，而是接受之後，拿去做慈善事業，多年來我都是這樣。

一般來講，很多人都會接受，不過受了之後，自己已經有了，就轉送給他人，依著次序，經過上座，按資歷排列下來，看看誰的衣服破舊了，就送給誰穿，其它一切東西也是這樣處理。

說法的人，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對於四事供養，要「無所希望」，不要有企圖，不要爲了貪供養而去說法，如有企圖，就不對了。

「但一心念，說法因緣。」

「念」是想著的意思。說法的菩薩，不是念供養，而是一心一意想著應該怎樣教化衆生，想著用甚麼方法令他們進步，令他們得益。

「願成佛道，令衆亦爾。」

菩薩不但發願成佛，發願行菩薩道，同時也希望令一切衆生亦復如是。釋

迦佛也是這樣，〈方便品〉說：「欲令一切衆，如我等無異。」自己成了佛，也希望一切衆生同自己一樣成佛，平等無異。我們既然學佛，自己「願成佛道」，也要令一切衆生同成佛道。

「是則大利，安樂供養。」

雖然菩薩不貪供養，但菩薩能這樣做，已經是有了「大利」。這種「利」不是財物的利，而是法利，對佛已經是有了一種供養，這種供養是法供養。佛說：「一切供養中，法供養爲第一。」我們一心一意爲了流通《法華經》，爲了教化衆生，這種心念就是法供養。若能得到這種大法利，能夠修這種法供養，就是最安樂的供養。

「我滅度後，若有菩薩，能演說斯，妙法華經，
心無嫉恚，諸惱障礙，亦無憂愁，及罵詈者，
又無怖畏，加刀杖等，亦無擯出，安住忍故。」

這是總結前文。釋迦佛說：我滅度之後，若有信受《法華經》的一乘菩薩，能夠演說這部《法華經》，他就可以做到心裏面沒有嫉妒，沒有妒忌心，沒有瞋恚心，沒有一切的煩惱障礙，也沒有憂愁。沒有甚麼事情可以惱亂他、擾亂他，因爲他有般若空慧，有忍辱，有慈悲，還有禪定，自然沒有人來罵他。雖然三乘人想毀謗他、破壞他，也破壞不了，就如老鼠拉龜，無從入手。既然沒有人破壞，他當然就不會怖畏，也沒有人用刀杖加害他，不會有人用刀來砍他，也沒有人用棒子打他，也不會被人趕走。「擯」是趕出寺院，趕他離開這個地方。

菩薩爲何能做到這樣呢？是因爲他一心一意爲法，一心一意隨機、隨宜教

化衆生，沒有一切煩惱，沒有一切不良心理，心裏清清淨淨，而且能夠忍辱，有般若空慧，所以「安住忍故」。忍是最大的力量，甚麼力都不及忍力那樣大。由於菩薩能安住於忍辱力的緣故，所以，甚麼怖畏都不能入侵。

「智者如是，善修其心。」

在《法華經》來講，「智者」是一乘的智者，是回復一乘心的人。修學一乘，信受《法華經》，有智慧、有忍辱力、有般若力的人，就叫做「智者」。

智者就是這樣來「善修其心」，很好地修攝自己的心，調伏自己的煩惱，守護自己的身、口、意三業。「心」是指意，意可以推動身業和口業。「善修其心」，三業就能清淨。

「能住安樂，如我上說，其人功德，
千萬億劫，算數譬喻，說不能盡。」

佛對文殊師利菩薩說：若能安住於安樂行，如我上面所說的那樣去做，這個人的功德，有很多很多，「千萬億劫」那樣長的時間，也說不盡，用計算的方法，用譬喻的方法，即使用恒河沙數來譬喻，也說不盡他的功德。

很多人經常想著怎樣修功德， 其實，只要依安樂行去做，「修攝其心」，依著安樂法去流通《法華經》，你的功德就無窮無盡。

「又文殊師利！菩薩摩訶薩，於後末世，法欲滅時，受持讀誦斯經典者，無懷嫉妒諂誑之心，亦勿輕罵學三乘者，求其長短。」

這是第三意業安樂行。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，從無始以來，都會有貪愛、

瞋恨、愚癡、邪見、驕慢、嫉妒、諂曲等種種不良的心理習慣，下意識會表露出來，只因我們散亂不反省而不覺知。如果我們能定下來反省自己，就會發覺，越是散亂的人，越是不知自己有壞習慣、壞心理。所以，佛陀教我們要修定，要修攝其心，不要讓它打妄想。當我們越是不讓它打妄想，它又有些妄想湧現出來，一些妄念會下意識地動起來。這裏所說的意業，就是要我們反省自己的舉心動念，反省自己的不良意念，要降伏它、消除它。只有不起不良的念頭，我們才得安樂。

佛繼續對文殊師利大菩薩說：在佛滅度之後的末世時期，那些受持讀誦這本《法華經》的人，不應有嫉妒、諂誑之心，也不應輕蔑漫罵學三乘的人，不應說長道短。

佛滅度之後，衆生的善根越來越淺，煩惱越來越深，越後的衆生，就越難教化。「法欲滅時」就是末世，也即是正法過去了，像法將末。雖然是「法欲滅時」，仍然有種過一乘善根的人，他們發心受持讀誦《法華經》。

一般世俗人以爲「嫉妒諂誑」的過失很輕微，其實是很嚴重的煩惱。受持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就要依著安樂行法來修行，心裏不應該懷抱著嫉妒、諂曲、欺詐等不良意念，意業上要遠離這些惡念。

舊本的經文是「亦勿輕罵學佛道者」，遠老法師改爲「亦勿輕罵學三乘者」。因爲有一乘佛道，也有三乘佛道，改爲「學三乘者」更明顯些，不會混亂。

如果我們心裏有煩惱習氣，就會不知不覺地對學三乘的人懷有一種輕蔑的心。只要有這種輕慢的心，就會成於中，形於外，發於口，就會不知不覺地罵人，這就不好了。你信受一乘，認定一乘是究竟，是真實，知道三乘是方便假設，你就會教三乘人發一乘菩提心，行一乘菩薩道，要他們不要停留在三乘。但三乘人

未必會聽你的話，如果你因此而生瞋恨心，甚至罵出口就不對了。

對三乘人，我們不要吹毛求疵。說三乘人這樣好，那樣不好，都是不對的，違背了一乘的宗旨。如果讚揚他的長處，容易變成讚揚三乘，他就會以爲：「別人也讚歎我，我一定是最好的了。」這樣，他就不會放棄三乘，不會進趣一乘，對他沒有好處。我們只是想弘揚《法華經》，盡心盡力去開導他，盡了方便去教化他，他不信，我們只可慢慢等機會再教化他，但不可以罵他，更加不可以因爲他不信一乘，就趁機說他這樣不好，那樣不好，這就反而引起他的反感，反爲不美，就會弄巧反拙，何必呢？

如果有「嫉妒諂曲」的心，吹毛求疵，輕慢別人，說長道短，這個心就不安定，不夠平靜，與禪定違背，與般若違背，心裏就如有條刺，時常令你生煩惱，不安樂。如不改正這些缺點，就會成爲習慣，就會被這種壞心理障礙自己，令自己生過失，也令人反感而毀謗，對他沒有好處，對於你自己的一乘立場也有所違背。因此，只有修三軌四安樂行，才可以得安樂。

「若比丘比丘尼，優婆塞優婆夷，求聲聞者，求辟支佛者，求佛道者，無得惱之，令其疑悔，語其人言：『汝去道甚遠，終不能得一切種智。所以者何？汝是放逸之人，於道懈怠故。』」

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這四衆中，有些是聲聞根性，修阿羅漢果；有些是緣覺根性，修辟支佛果；有些是行菩薩道，求成佛道。舊本是「求菩薩者」，這裏改爲「求佛道者」。聲聞乘是包括因果，由因至果都叫聲聞乘，緣覺乘也是包括由因至果，修因乃至成辟支佛，而菩薩是因，不是果。前兩種聲聞、緣覺都統攝因果，單單只有「求菩薩者」不能統攝因果，所以，遠老法師覺得第三種也

應統攝因果，故改爲「求佛道者」就更加圓滿，菩薩是因行，成佛道是果。這個「佛道」是指權教佛道，不是指實教佛道。

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對於求三乘的四衆，「無得惱之，令其疑悔」，不可以毀謗他，或者輕慢他；不可以令他生煩惱；不可以令他疑惑懊悔，越聽越糊塗；不可以直接對他說：「你離開佛道很遠很遠，始終都得不到一切種智，永遠都不會成佛。爲甚麼呢？因爲你是放逸的人，在修道方面很懈怠。」如果這樣斥責輕慢他，他就會生疑悔，他就會想：「我有發菩提心，有修菩薩行，很精進地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禪定，也不算懈怠，爲何說我放逸懈怠？」你要是剛剛告訴他，依四諦法、依三十七道品修行就可以斷生死，證涅槃，接著又對他說，這些是方便施設的，只有一乘究竟；他就不知你在說甚麼，就會生疑惑，就會後悔：「早知我不學了，越學越麻煩。」令他生疑悔而不接受你的教導就不好了，應該慢慢引導他，勸勉他，令他覺悟。要慢慢找機會告訴他：停留在三乘那裏，不發一乘心，就是懈怠。

「又亦不應戲論諸法，有所諍競。」

「戲論」者，與真理不相應，與真理違背。如果講這個好，那個醜，這些貴，那些賤，這是善人，那是惡人，講這些相對的法，在意識上起種種的分別心，就與平等真理不相合，就是「戲論諸法」。就如有些人閒聊，講龜毛有多長，兔角有多短，這些都是多餘的，都是「戲論」，講出來也沒有用，於事無補。以一乘的觀點來看，所有其他一切種種的講法，都是戲論，都是諍競，如果「戲論諸法」，就會與人「有所諍競」，這就講不到真實。所以，我們也不應該「戲論諸法，有所諍競」。

當你說法的時候，別人不明白，他會反駁你，或者他不接受你的教導，你就要停下來，休息一下，讓他自己思考，不要跟他爭來爭去。你再想另一個好方法，慢慢跟他說。

前面那段是講除惡行，下面一段是講聚集善行，教我們心裏應起怎樣的念頭。

「當於一切衆生起大悲想，於諸如來起慈父想。」

大悲與大慈，通常連在一起說，慈悲慈悲，沒有分開。其實，在佛法裏，慈與悲，是分開來講的。悲是拔苦，拔除衆生的痛苦。慈是與樂，給與衆生安樂。論次序，先悲後慈。假如一個人跌在水中，你憐憫他，首先要救他上來，拔除他的苦，使他離開險境，這是大悲。然後，讓他換上乾淨的衣服，再讓他吃東西，給他喝薑湯，令他安樂，這是大慈，是與樂。

衆生都在苦海中，我們對一切衆生都要生起大悲想，要憐憫他們。我們有機會聞佛法，依法修行，就能得解脫，得安樂。但他們在苦海中，沒有機會聞佛法，沒有智慧，煩惱重，多麼可憐啊！你去教化他，他不信，就算他打你、罵你，你都只會覺得他可憐，更要發起大悲心，想方設法再教化他。

「如來」是佛，「諸如來」是指一切佛，佛佛道同，十方一切佛都是同等的，我們不但要恭敬釋迦佛，也要恭敬一切佛。雖然我們以釋迦佛爲本師，但我們也要皈依十方一切佛。所以，釋迦佛教我們，「於諸如來起慈父想」，要把十方一切佛當作是我們的大慈悲父。

「父」的意思是能生，子從父生。我們以釋迦佛爲本師，我們的一乘善根是由釋迦佛種下，現在又是釋迦佛引發我們生起一乘信心，我們的善根，我們的智慧，我們的功德，都是從佛所生，也即是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使

我們成爲佛子，成爲菩薩。佛是我們的大慈悲父，生我們的法身功德。

「於諸菩薩起大師想，於十方諸大菩薩，常應深心恭敬禮拜。」

這個「諸菩薩」，不是這些初發心的凡夫菩薩，也不是我們這些普普通通的剛回復一乘心的菩薩，而是指文殊師利菩薩、觀世音菩薩等等有大功德、大威力、大神通、大智慧、大慈悲的一乘不退轉的菩薩，他們的功德與佛差不多。對這些大菩薩，我們就要生「起大師想」，要把他們當作是我們的老師，每一位大菩薩都是我們的大導師，我們要跟他們學習。

《法華經》提到文殊菩薩、彌勒菩薩、觀世音菩薩、藥王菩薩、妙音菩薩、無盡意菩薩等，而十方無量無數世界，還有無量無數諸大菩薩，對這些「十方諸大菩薩」，我們應該用深切的心、真誠的心，恭敬禮拜他們。

對一切如來，一切大菩薩，我們都要「深心恭敬禮拜」他們，這是皈依一乘佛寶，皈依一乘菩薩僧寶；佛菩薩教導我們發一乘心，引導我們行一乘菩薩道，我們依著修行，修習一乘《法華經》，這就是皈依一乘法寶；我們時時刻刻都要皈依一乘三寶。

「於一切衆生平等說法，以順機故，不多
不少，乃至深愛法者，亦不爲多說。」

這裏所說的「一切衆生」，不是普普通通的衆生。依〈化城喻品〉說，是大通智勝佛時代，第十六沙彌教化過的衆生，他們發過一乘菩提心，後因懈怠懶惰而退心墮落，早已忘記了自己發過一乘心。對於這些衆生，我們要用平等心來爲他們說。

這些衆生的根機千差萬別，有深有淺，有高有低，因此，我們說法的時候，就要順著衆生的根機，隨他所應受多少，就說多少的法，不要說得太多，也不要說得太少。說得太多，他接受不了，就會覺得太煩；說得太少，他又不滿足。就算他表示：「我深愛佛法，求佛法很深切、很誠懇。」你也不能講得太多，因爲他不一定能完全接受而得到受用，說得太多，他反而會覺得混亂而不理解，變成沒有益處。衆生好像病人，佛法好像藥，給病人吃藥，要有份量，不可吃太多，也不可吃太少。所以，我們要觀機說法。

「文殊師利！是菩薩摩訶薩，於後末世法欲滅時，有成就是第三安樂行者，說是法時，無人惱亂，得好同學，共讀誦是經，亦得大衆而來聽受，聽已能持，持已能誦，誦已能說，說已能書，若使人書，供養經卷，恭敬尊重讚歎。」

這是總結。佛對文殊師利菩薩說：在佛滅後的末法時代，流通《法華經》的大菩薩，一定要修以上三種安樂行，不能只修第一種安樂行，不修第二、第三種安樂行，三種安樂行要一起修才夠圓滿。大菩薩成就了以上三種安樂行，就再沒有過失。當他們爲他人說這妙法的時候，再也沒有人敢惱亂他們，他們就會得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學友，一起共同讀誦這本《法華經》，學習這本《法華經》，研究這本《法華經》。我與你們都是修學一乘菩薩道，大家一起讀誦《法華經》，所以，我和你們都是同學。

這些大菩薩既然修安樂法，沒有了過失，有好同學共同來讀誦《法華經》，自然會有大衆來聽，聽了之後，就會接受這個妙法。

「聽已能持」的「持」，是憶念不忘，執持不忘。既然能憶念不忘，就可以

背誦出來，熟能生巧，就可以爲他人講說這本《法華經》。

以前沒有印刷，只有書寫，那些流通《法華經》的大菩薩，把《法華經》抄寫出來，或者叫其他人一起抄寫，送給別人讀，利益他人。現在是叫人參加助印經書。他們就是這樣「供養經卷，恭敬尊重讚歎」，表示敬法、敬佛，恭敬三寶，以恭敬讚歎的心，如法爲大衆說法。

「若欲說是經，當捨嫉恚慢，諂誑邪僞心，常修質直行，
不輕蔑於人，亦不戲論法，不令他疑悔，云汝不得佛。」

這偈頌主要是講離惡行，遠離不良的行爲。「若欲說是經」的「說」，包括了受持、讀誦、解說、書寫等流通工作，因爲偈頌是限於幾個字一句，所以，用「說」字包括所有流通工作。

如果你想流通《法華經》，就要留意自己那個心的行爲，意識上的活動，要戒除心理上不良的習慣，不要讓這些不良的心理活動生起，不可以生起壞的心理。應當捨棄嫉妒、瞋恚、驕慢，捨棄貢高我慢。

有些嫉妒的人，憎人富貴厭人窮，你去流通經典，去講經，去讀誦受持，他就不高興；你不讀誦受持，他也不高興；甚至你來聽經，他亦不高興，說你假裝精進；但你不來聽經，他又說你懶惰；你有錢，他又說你太神氣；你節儉，他又說你吝嗇。有嫉妒心的人，就是這樣，時常都生起不良的心理。

嫉妒是瞋恚心的一部分，有嫉妒心就有瞋恚心，看見別人好就不喜歡，看見別人不好，又嫌厭鄙視，這就是瞋恚。

「慢」是貢高我慢，認爲自己是受持《法華經》的一乘菩薩，別人不懂一乘法，不知道唯有一乘是真實，於是生起我慢，以爲自己超過他，他是三乘人。

這就不對了，一乘菩薩不可以貢高我慢。

「諂」是諂曲，「誑」是迷惑、不誠實，「邪」是不端正，「僞」是虛僞。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心理，凡是嫉妒、瞋恚、驕慢的人，經常都會生起諂曲、欺誑、邪僞的不良心理。

我們既然是受持一乘法，我們的心念，就要慈悲，就要有平等心，尊重他人。別人若是信了一乘，我們要尊重他是一乘菩薩；要是他還未信一乘，但他也是信佛的人，我們也應該尊重他，因爲他過去生中都是與佛有緣，都種過一乘善根，有一乘種子，只不過他現在還未曾覺悟，我們不應輕視他，更不應瞋恚他。如果我們的心平等慈悲，就不會生起「諂誑邪僞」的心。

佛在世時的佛弟子，都是「守口攝意身莫犯，如是行者得度世」。他們很注意身、口、意三業。我們也要注意身、語、意三業，千萬不要以爲我們是受持《法華經》，是一乘菩薩，超過三乘人。這樣就變成貢高我慢，就會生起「諂誑邪僞心」，不應起而起，過失更大。所以，一乘菩薩要「常修質直行」，〈法師品〉講的三軌就是質直行。

質直與諂誑邪僞是相對的，如果不諂、不誑、不邪、不僞，就是質直。質直是老老實實，正正直直。能夠老老實實，正正直直，一定不會諂曲，不會欺誑，不會起邪僞心。如果在權教大乘來講，在《維摩經》來講，「直心是道場」。這個「直」是能夠通達一切法空，所謂直心正念真如。你若能直心正念真如，你的心就是最正直的心、最清淨的心、最平等的心，就能遠離一切諂曲，不起邪見。

在《法華經》來講，修質直行要包括〈法師品〉所講的三軌，要依三軌修行，要入如來室，以大慈悲爲室，入了這個室就安全了，自己安全，衆生也安全。你對一切衆生有慈悲，衆生就沒有恐懼，便有安全感。所以，用室來譬喻慈悲心。

我們要憐憫一切衆生，要令衆生安樂，不但要令他暫時安樂，還要盡自己一切能力，引導他成佛，這才是大慈悲。如果他肚餓時給他食物，寒冷時給他衣服，這只是小小的慈悲，很輕微的慈悲；有大願力引導他成佛，才是大慈悲。

入如來室，還要著如來的柔和忍辱衣，以忍辱爲衣，經常要修忍辱；還要坐如來座，以空爲座。你若能通達諸法皆空，就能穩穩當當，沒有人可以把你推倒。你要是不通達諸法皆空，處處執著，別人推你一下，你就會跌倒，因爲你受不住打擊，小小的煩惱，就會令你退心。

在《法華經》來講，質直行是要依三軌來修行，要修忍辱、修慈悲、修空慧（修般若，觀一切法空）。如果你不修慈悲、不修忍辱、不修般若，你就不質直，就會生起「諂誑邪僞心」；如果修質直行，就不會生起「諂誑邪僞心」，兩者是相對的。

能夠做到「常修質直行」的人，當然不會輕蔑人。輕蔑人就容易令人生反感，別人就無法接受你的教化，並會令別人生起瞋恚心。以一乘的立場來講，信受《法華經》，信受一乘的人，不應輕蔑三乘人，也不應輕蔑不學佛法的人，也不應戲論諸法，不要說空話、閒話，不要作沒有意義的辯論。有時，沒有必要的爭論，不是真正地討論問題，只是戲論而已。

我們爲他人說法的時候，不要令他生疑悔，不要直接地對他說：「你學三乘，永遠不能成佛。」如果這樣說，他就會生疑悔：「我修錯了嗎？我師父以前教我，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等六波羅蜜多，就可以成佛，甚至修十善也可以成佛。現在你又說我永遠都不可以成佛，到底誰說得對？早知如此，我不修行就更好了。我學得這樣辛苦，還說我不對，我不學了。」令他退心，就不好了，不但得罪了他，而且對自己也沒有好處。

如果對他說：「我們學一乘才是真實，你學那些三乘是假的，是不究竟的。」他就認爲你太誇張，認爲你自讚毀他，他就不接受，於是他就會譭謗你。你是受持一乘法的，他毀謗你，就令他在一乘法那裏造了罪，令他生瞋恨心，令他疑悔，令他退墮，等於令他墮落。你自己想一想，你是殘忍還是慈悲？

所以，我們學一乘法的人，不要自以爲是，不要貢高我慢地隨便批評別人，不要輕視三乘，而要詳細地、誠懇地、用心地解釋：「三乘是基礎，修了三乘法不會是白修，三乘有三乘的功德，一乘有一乘的功德，修三乘因得三乘果，修一乘因得一乘果，各有各因果。不過，三乘是佛方便施設的，不是真實的，只有一乘才是究竟。」你若能慢慢地引導，他才會接受。

釋迦佛擔心後世的弟子，隨便批評三乘人不能成佛，令他們生疑悔，所以預先提醒後世的弟子，不要這樣做。

上面兩頌是講遠離惡行，下面三頌講積集善行。

「是佛子說法，常柔和能忍，慈悲於一切，不生懈怠心。」

所有佛弟子都是佛子，那些小乘阿羅漢和權教大乘的菩薩，都是佛子；而發一乘心，行一乘菩薩道，受持《法華經》的一乘菩薩，是真佛子，是法王子。這些真佛子爲大衆說，經常都是柔和忍辱，能慈悲對待一切衆生，無論是三乘人，或六道凡夫，或在家人，或出家人，都能慈悲平等對待，常常憐憫衆生，令衆生脫苦，令衆生得安樂。他們有慈悲心，有教化衆生、引導衆生的大願力，希望衆生進步，希望衆生成佛，又怎可懶惰放逸？「懈怠」即是懶惰放逸。他們有大慈悲、有大忍辱、有大精進，自然不會生起懈怠心。

「常柔和能忍」的「常」，不是說有時能忍，有時不能忍，不是心情好的時

候能忍，心情惡劣的時候不能忍，而是常常都柔和能忍。這即是三軌中的著柔和忍辱衣。「慈悲於一切」即是三軌中的入如來室，我們不可以離開如來室，甚麼時候都要慈悲。

「十方大菩薩，愍衆故行道，應生恭敬心，是則我大師。」

十方大菩薩是僧寶，我們要尊敬十方的大菩薩，要憶念十方的大菩薩，要憶念觀世音菩薩，憶念文殊師利菩薩等十方無量世界的無量菩薩，也即是要憶念一乘的僧寶。十方大菩薩憐愍衆生，這些衆生因退心而墮落，很愚癡，很顛倒，很可憐，因此那些大菩薩，就好像釋迦佛一樣，憐憫退心墮落的菩薩，因此他們就要「行道」。十方大菩薩「行道」不同我們的「行道」，我們這些初恢復菩薩道的人，要常常修三軌，修慈悲、忍辱、般若；那些大菩薩「行道」，是爲我們作示範，他們是我們的模範。如觀世音菩薩，衆生有災難，他就去救濟，不但救水難，還救火難、賊難等。衆生應該用甚麼身份去教化，觀世音菩薩就現甚麼身份來爲他說法，或現童男、童女身，或現宰官身……

那些大菩薩就是這樣，救苦救難，與衆生結緣，適應衆生的身份，適應衆生的根機去教化衆生，爲衆生說法。十方大菩薩尚且這樣精進、這樣勤勇地教化衆生，他們的功德已經成就了，還這樣精進，我們這些初恢復菩提心的人，功德是這樣少，比起那些大菩薩還差很遠，我們還可以懶惰懈怠嗎？十方大菩薩憐愍衆生，我們也要憐愍衆生，更要憐愍自己。

我們對於那些大菩薩，應當常常生恭敬心，對觀世音菩薩、文殊師利菩薩等一乘大導師，我們應當恭敬尊重，時常憶念他們，以他們爲榜樣，他們是我們的大導師，我們要像他們那樣慈悲，那樣精進，像他們那樣不怕辛苦。把十方諸

大菩薩作爲我們的導師，才是皈依僧寶。

大家不要以爲，在佛前說一聲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」，就皈依完了。我們要時常都皈依佛寶、皈依法寶、皈依僧寶，時常都要學佛，學諸大菩薩。如果你忘記了，懶惰了，那時候你就沒有皈依。皈依不是一陣子的事，而是永遠永遠的事，是每秒鐘不停的事。十方大菩薩是我們的大導師，我們要學他們那樣。有的人皈依三寶幾十年，但他們卻不知甚麼是皈依。佛在這裏，是教我們皈依。

「於諸佛世尊，生無上父想。」

除了釋迦佛之外，十方世界還有無量無數佛，有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，東南西北四維上下，都有無量佛，我們要恭敬本師釋迦佛，也要恭敬一切諸佛，因爲佛佛道同，所有佛的功德是平等的，所有佛的慈悲是平等的，所有佛的資格是平等的，所以，我們要把一切諸佛世尊，看作是最高、最上、最慈悲的父親。

我們的父母，只生了我們四大五蘊的血肉之軀，這身體是暫時性的。而諸佛世尊生了我們的法身慧命，我們的法身慧命是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。如果佛不說法，我們就不知道改惡行善，不知道修七覺支、八正道，不知道可以除煩惱，了生死，證涅槃，得解脫。佛不說《法華經》，不開權顯實，我們就不知道三乘是方便，唯有一乘真實。我們能夠斷煩惱得解脫，能夠知道三乘是方便，一乘是真實，知道要發一乘菩提心，肯修戒、定、慧，肯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將來要成佛，這些全部都是佛陀教我們的，是佛慈悲開導我們。我們有這些認識，即是有了法身慧命，這個法身慧命，我們要培養它長大，我們的智慧還要增長，功德還要修習，然後，漸漸積功德，直至成佛道。

「破於驕慢心，說法無障礙。」

既然十方大菩薩這樣慈悲教化衆生，諸佛世尊這樣慈悲出現於世教化我們，我們就要跟隨諸佛菩薩去學習，諸佛菩薩憐憫我們，我們也要憐憫一切衆生，那麼，我們有甚麼可值得驕慢的呢？比起諸佛菩薩，我們還相差很遠很遠，看看衆生，是那樣的愚癡，可憐他們都來不及，又怎可以驕慢？所以，我們要破除一切驕慢心。不要以爲自己能說會道，會說《法華經》，就很了不起，其實只是一知半解。真正通達佛法的人，絕不會生驕慢心。能夠破除驕慢心的人，說法就沒有障礙。

如果用驕慢心去說法，他就會有障礙，他就不會憶念諸大菩薩，不會恭敬十方諸佛，對衆生就會生起貢高我慢，就會說一些令人討厭的話、令人疑悔的話，別人就會打擊他、反對他。這樣既障礙自己，也障礙別人。要是能破除驕慢心，別人沒有理由會害他、攻擊他，那麼，他就能安樂無障礙地說法。

「第三法如是，智者應守護，一心安樂行，無量衆所敬。」

這是總結第三安樂行法。「智者」是聰明人。智者有種種，世俗人有世俗人的聰明，小乘人有小乘人的聰明，大乘人有大乘人的聰明。這裏所說的「智者」，是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一乘人。

第三種安樂行就是上面所說的那樣，有智慧的聰明人，就應該守護著這三種安樂行法，依著來修行，依著來實踐。「守護」是依著去做，不要忘記，不要失掉。所謂善因招感善果，我們只要一心一意，依著安樂行法來做，就能得到無量大衆的尊敬，沒有人毀謗，沒有人破壞，就能得到安樂，我們流通《法華經》的心願就能達到。

「又文殊師利！菩薩摩訶薩，於後末世，法欲滅時，有持是法華經者，於家、出家人中生大慈心，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。」

這個「又」字，表示講了三種，現在又再講多一種。「摩訶」是大的意思，文殊師利菩薩是一乘不退轉的大菩薩，有很多菩薩，如彌勒菩薩、日月燈明佛的八王子等，都是文殊師利菩薩教化過的，由此可知，文殊師利菩薩的資格很高，他當然是大菩薩。他只是明知故問，代後世的衆生而問，佛借文殊菩薩的提問來教化我們末世的人。

末法時期，佛教漸漸衰落，佛教就像獅子，那些身出家而心不出家的人，就像獅子蟲，獅子身中蟲，還吃獅子肉，那只獅子就很慘了。有些人，「未著袈裟嫌多事，著了袈裟事更多」。這樣出家就冤枉了，如果俗家事放不下，最好是身不出家而心出家。

佛對文殊師利大菩薩說：在以後的末法時期，雖然衆生的煩惱重，業障深厚，善根淺薄，但也有人發心受持這本《法華經》；或者是有些大菩薩示現來教化衆生，有善根的人肯聽菩薩的教化。如果沒有人受持《法華經》，我們今天也不會看到《法華經》。有善根的人，就會遇到菩薩開示教化，聽到正正當當的道理；因緣不好的人，可能跟錯老師，就容易學歪了。

這些受持《法華經》的人，應該怎樣做呢？佛陀教導我們，對在家人和出家人，應該生起大慈心。這些在家人和出家人，是有一乘善根的人，已皈依一乘三寶，聽過《法華經》，容易接受教化，肯信受一乘，已恢復一乘菩薩道，也可以稱爲菩薩。對於這些人，不須用大悲心特別憐憫他們，只需用大慈心幫助他們進步。而對於不是菩薩的人，就要生起大悲心憐憫他們。

那些在家人和出家人是菩薩，「非菩薩」是指未發一乘菩提心的人，他們雖

未發心，但與一般六道凡夫不同，可能是三乘人，可能是天龍八部，也可能是世俗人，而他們從前都是在大通智勝佛時代，受過釋迦佛的教化，在第十六沙彌座下發過一乘菩提心，後因懶惰而退心墮落，忘記了一乘。現在同他們講《法華經》，他們還未能信受，想盡辦法也未能令他們恢復一乘。

「應作是念，如是之人，則爲大失，如來方便隨宜說法，不聞不知不覺，不問不信不解，甚爲可憐。其人雖不問不信不解是經，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，隨在何地，以神通力、智慧力，引之令得住是法中。」

對於這些暫時未能教化的人，我們應這樣想：這些不信一乘的人，真是損失大啊！佛用方便力隨宜說法，教不同根性的人修四諦法，修四念處、四正勤、五根五力、七覺支、八正道，教他們離五欲，離五蓋，得解脫；但他們不知佛所說的三乘法，意趣爲一乘；他們不知三乘是方便施設，不是真實的，唯有一乘才是究竟。他們不聽或者沒有機會聽《法華經》，或者聽了也不明白，就不知道佛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不知道佛來這世間的目的是爲了令衆生「開佛知見、示佛之見、悟佛之見、入佛知見」。他們「不聞」，當然也就「不知不覺」，不知道就不會覺醒。如果他們聞了，就能知道三乘法是方便，佛的意趣是爲一乘，就能覺醒。而有的人聞了，卻又不明白，但他又不想問，或者不知從哪裏問起，也不懂怎樣問，怕別人笑他笨而不敢問。他不明白又不敢問，當然就不肯信，同時又不瞭解。如果他是學三乘的，就耽擱在三乘之中，如果他連三乘都不學，就更加可憐。有的人不是不聞，而是充耳不聞。

這些人雖然「不問不信不解」這本《法華經》，我暫時未能令他們信受一乘，

但我要發個大願：我將來成佛的時候，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的時候，我就有辦法、有力量教他們。那時候，「隨在何地」，無論他們在哪裏，在中國也好，在美國法國也好，或者我自己隨便在哪裏，我都要用神通力、智慧力引導他們，令他們恢復一乘菩薩道，令他們安住一乘法中，令他們在一乘法中漸漸進步。

神通力其實是智慧力的一種表現，天眼智證通、天耳智證通、他心智證通，都是智慧定力所發出來的一種功用。神通力不是法術，與世間的法術不同，神通力所表示出來的是有作用的。大神通力是大智慧力、大善寂力、大禪定力所引發出來。

對這些現在仍不信的人，現在是不是就不理睬他們，一直等到我自己成佛才去教他們呢？也不能這樣，這只是退一萬步來講，能教就教，教不了就不要太勉強，我現在真是沒有辦法教他，只好先放下，慢慢來，就如熱飯不可以熱吃。我現在沒有辦法教他們，將來我一定有辦法，我不會放棄他們，始終有一天會教好他們。這第四安樂行法，就是大慈悲、大願力。佛不是教文殊師利菩薩，而是教我們這些初回復一乘心的人發願，文殊師利已是一乘大菩薩，不用佛陀教他發這個願。我們大家都要發這個願，將來要教那些不肯回復一乘心的人。

四種安樂行法，講到這裏，就講完了。各大宗派的古德，如天臺宗、華嚴宗，特別尊重〈安樂行品〉，特別強調四安樂行，認爲四安樂行是一乘菩薩的正行，是修行最重要的項目，受持《法華經》的人，最重要的是要依四安樂行法去修行。

而遠老法師則認爲，四安樂行是一乘菩薩的助行，幫助我們進步，不是主行，不是正行，而正行則要另外再學。一乘菩薩正確的因行，一乘菩薩應怎樣修行，佛還未曾說，因爲我們的程度低，所以佛沒有詳細地告訴我們。這《法華經》只是開權顯實，給我們一個一乘的消息，只是要我們發願成佛，只是告訴我們，

我們過去已種下一乘的種子，發過一乘菩提心，我們要加強一乘的信心和願力，發願將來親近釋迦佛，要往生一乘淨土，要親近諸大菩薩，再聽一乘的因果經，再聽一乘行門，然後經無量劫修一乘菩薩行。

一乘菩薩還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所以，一乘菩薩必須要修四安樂行。我們在這世間信受《法華經》，一方面要培養一乘的信心和願力，一方面，因爲我們是凡夫，有煩惱，有業障，我們要降伏這些煩惱業障，就必須依著三軌四安樂行來對治自己的缺點，修養自己的身心，然後才可以驅除種種的障礙，才可以在一乘菩薩道上前進，否則，我們無法進步。

雖然，依判教來講，三軌四安樂行都是屬於權教大乘的功德，但一乘菩薩不可以不修，不可以或缺，不可以離開，所以講「親近處」。親近就是不離開，不離開這些慈悲、忍辱、觀空的道理，同時要修攝我們的身業、意業、語業。因此，信一乘的人，千萬不要說：「我是一乘菩薩，我超過十法界，這些權教的功行，可以扔掉。」如果這樣想，就錯了。

我們的信願是一乘，但我們的修行，一定要依三軌四安樂行，要借用三軌四安樂行；離開三軌四安樂行，一定會走錯路，就會貢高我慢，變成增上慢就很危險。我們信一乘是應該的，但扔掉三軌四安樂行就絕對不可以，我很強調用這種權教大乘的方法，幫助我們進步。我們要兼行六波羅蜜多，兼行即是助行，以權教大乘的六波羅蜜多來作爲我們的助行。

對於古德的思想與遠老法師的思想，我們應怎樣看待？佛法是很靈活的，我們可以慢慢深入研究，或者用我們的眼光去評論，用我們的智慧去分判，學問是越研究，越進步，越明白。

下面的內容是讚人讚法，也引用了一個譬喻，說明《法華經》的尊貴，說

出流通此經的重要性。

「文殊師利！是菩薩摩訶薩，於如來滅後，有成就此第四法者，說是法時，無有過失，常爲四衆、國王、王子、大臣、人民、婆羅門、居士等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。」

佛繼續對文殊師利菩薩說：這些大菩薩，在如來滅度之後，只要成就了這第四種安樂行法（應該是四種安樂行法都要成就），他們流通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解說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就會沒有過失，就能經常受到四衆的供養，受到國王、王子、大臣、人民、婆羅門、居士等人的供養，受到這些四衆的恭敬、尊重、讚歎。

四衆、國王、王子、大臣、人民、婆羅門、居士等，是印度習慣講的四姓階級，其實即是印度的一切民衆，可用「大衆」二字包括。婆羅門是最高等的階級，國王、王子、大臣是剎帝利，屬貴族，人民是普通人，居士是吠舍族，是有錢的壯年商人。印度居士的定義：不求仕宦、寡欲蘊德、居財大富、守道自娛。

「成就」是具足的意思。你具足了這四個條件，具足了這四安樂行法而去說法，就沒有過失，因爲你能忍辱，有空慧，有禪定，能修攝身口意，又怎會得罪人？有慈悲心，又怎會有過失？反過來講，不依這四安樂行法去做工作，就會有過失，經常批評別人用方便，又批評別人不能成佛，這就會有過失；或者他自己沒有慈悲心，看見別人不肯發一乘心，他就生瞋恨心，這就有過失了。

修四安樂行是因，「無有過失」是果。這樣來流通《法華經》，就能令自他都安樂，這個安樂果，是結果。具足這四個條件去流通《法華經》，就會得到受大衆的供養，受大衆恭敬尊重讚歎的好處。當然，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並不是

志在別人的供養，也不是志在別人的恭敬尊重讚歎。他們雖然不志在，不企圖，不希望，但自然而然就會令大衆恭敬供養，尊重讚歎。這是如是因，如是果，有如是之因，自然招感如是之果。

如果你希望別人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，你就有貪愛心，已有過失，已修不到四安樂行。如果不忍辱，不慈悲，不修禪定，不修空觀，怎會有好的果報？這善的果，妙的果，不是你有企圖就能得到，有企圖就得不到這果報，只要依著四安樂行法去做，自然而然就能得到大衆的供養、恭敬、尊重、讚歎。

「虛空諸天，爲聽法故，亦常隨侍。」

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不但得到大衆的供養、恭敬、尊重、讚歎，而且，虛空中的諸天，有敬愛佛法的心，爲了聽法的緣故，也常常跟隨，侍奉在說法人的左右。

「諸天」多數指六欲天，不會指色界天、無色界天，因爲這些天專門修定，不會親近佛，不會聽法。只有六欲天長時來聽佛菩薩說法。「諸天」的性質是光明正直，生活在享受快樂之中，他們雖然享福，不是修行人，但也知道尊敬三寶。當有佛菩薩說法，他們就會在虛空中，來親近佛菩薩，來聽佛菩薩說法，或者有某法師、某居士說法，他們也會來聽。「諸天」中多數是三寶弟子，當然也有些不是三寶弟子。

「若在聚落城邑，空閒林中，有人來欲難問者，諸天晝夜，常爲法故而衛護之，能令聽者皆得歡喜。」

那些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時常在聚落（鄉村），在城邑（城鎮，通都大邑），

或在「空閒林中」，在清淨的地方，在寬闊的廣場，在山林中，無論在哪裏說法，要是有「欲難問者」，有人故意找些難題來質問他、爲難他，這時候，諸天就會日日夜夜來護法，來保護著說法者。

本來，修安樂行，弘揚《法華經》，自然會感安樂果，大多數人都會有好處，但有小部分人，會遇到人反對，或者有些三乘人，他們不同意你的講法，不贊成你的講法，他們就會來找麻煩。遇到這種情形，諸天就會日夜幫助你。說法不一定規定時間，有人白天說法，有人晚上說法，總之，無論在白天或晚上，只要你說法時遇到麻煩，諸天都會來護衛你，他們會用神通力來幫助你，那些難題難不到你，你的解答能夠令聽衆都得到歡喜，也令到那些提問的人，得到圓滿的解答，滿心歡喜。

中國佛教很流行供諸天，很熱衷拜大威德諸天，其實，照這裏的經文看，我們根本不需要拜甚麼天，只要真誠地受持《法華經》，依法修行，我們不用拜諸天，不用求諸天，諸天自然而然會維護我們，不求而自得。若是你不依法修行，不受持《法華經》，不順佛意行事，即使你去求諸天也是沒有用的。

「所以者何？此經是一切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神力所護故。」

這是解釋爲何諸天要維護說法者，因爲這《妙法蓮華經》是一切過去佛、未來佛、現在佛用大神通力所護念，三世一切諸佛都很尊重、很愛護、維護這《法華經》。

佛法不只講現在，也不只講這個世界，以大乘佛法，尤其是一乘佛法，是講過去復有過去，未來復有未來，過去可以追尋到無窮無盡的過去，未來也可以推到無窮無盡的未來。時間性是無窮無盡，空間性也是無窮無盡，世界是無邊的，

東方復有東方，太陽系有無量無數的星球，太陽系之外也有太陽系，無量世界就有無量佛，不過，我們人間佛教就尊重人間，釋迦佛出現於人間，我們就尊重本師釋迦牟尼佛。一切佛是平等的，我們尊重釋迦佛，也即是尊重一切佛，尊重一切佛也即是尊重釋迦佛，佛佛道同，佛與佛之間無隔礙、無差別、無高下。現在釋迦佛護念這《法華經》，希望我們人人都要成佛，以一乘爲究竟，過去、未來諸佛也是這樣，東方世界的佛、西方世界的佛，也是這樣，護念這《法華經》，未曾說之時，要護念，不可隨便說，說了之後也要護念。

那些天人是佛弟子，他們敬佛愛法，爲了順從佛的意旨，所以，他們看見有人流通《法華經》，就來維護。

有很多老菩薩、老居士，都來擁護我們這個法會，他們不是爲了擁護我，而是擁護佛法，護持佛法，因爲這是弘揚正法的地方，所以，大家拿出他們的時間、拿出他們的精神、拿出他們的金錢來護持正法，他們是爲了佛法，不是爲了人，爲了人是沒有意思的，因爲人是無常的。

「神力」不是天神之力，佛教不承認有個創造神，也不承認有個高高在上的神。這個「神」是有奇特的意思，殊勝奇特，因爲佛有無量力、無量無所畏、無量陀羅尼、無量三昧，佛有種種無量的功德，就有無量奇特殊勝的力量。一切諸佛都用奇特殊勝的力量來護念著《法華經》。

「文殊師利！是法華經於無量國中，乃至名字不可得聞，何況得見受持讀誦，今日如來爲最後說。」

這段是說明《法華經》的可貴之處，說明佛爲何要尊重《法華經》。佛經裏常用「國」字代表世界，一佛所化之區有三千大千世界，有無數佛就有無量無邊

三千大千世界。我們不要以爲，每個世界時常都能聽到《法華經》。佛對文殊師利菩薩說：在無量國土中，在無量世界中，連這《法華經》的名字也聽不到，何況得見受持讀誦呢？那裏的人，連經名都尚且未聽過，又怎會有人受持讀誦《法華經》？就以我們這個世界爲例，我們雖然聽到《法華經》，但仍有很多落後地區，都是聞所未聞《法華經》的名字。

「今日如來爲最後說」的「今日」，是指釋迦佛講《法華經》的時間，也即是說，佛出現於世幾十年，現在最後才講，就算同時生在佛世的時代，不是想聽就能聽到，短命的人也聽不到。所以，當年悉達多太子出生時，爲太子算命的阿私陀仙哭起來，別人問他爲何哭？他說：「太子將來會成道說法，但我爲自己悲傷，因爲我已一百多歲，我沒有機會看到太子成道，沒有機會聽到太子說法。」

〈藥草喻品〉說：「久默斯要，不務速說。」因爲弟子的根機未成熟，佛對他們說也沒有用，說了反而令他莫明其妙，或者令他毀謗而招罪墮落，這不但失了慈悲，而且太過殘忍。因此，佛出現於世幾十年都不隨便說，等到最後才說，所以有很多人都聽不到。以無量世界來講，就更加多人聽不到。這就說出《法華經》的可尊可貴，弟子根機未成熟，如來要守護著這秘密，不隨便說，等弟子根機成熟，才開權顯實，才可以說，說了也要守護。就如〈譬喻品〉說：「在所遊方，勿妄宣傳。」佛吩咐弟子不要到處隨便講，要觀機，要有耐性，要有這四種安樂行的道德才可以講。

「文殊師利！譬如強力轉輪聖王，欲以威勢降伏諸國，而諸小王不順其命，時轉輪王起兵而往討伐。王見兵衆戰有功者，即大歡喜，隨功賞賜，或與田宅聚落城邑，或與衣服嚴身之具，或與種種珍寶，金銀瑠璃，硨磲瑪瑙，珊瑚琥

珀，象馬車乘，奴婢人民，唯髻中明珠不以與之。」

這是譬喻。佛再對文殊師利菩薩說出理由，爲何要最後才說一乘？爲何要時常守護著？爲何《法華經》這樣尊貴？譬如一個轉輪聖王，他有強力，有大勢力。中國沒有轉輪聖王這個名詞，只有在印度才有這個名詞，在佛經裏也有這個名詞。有轉輪聖王出現的時代，是好時代，土地豐沃，人民熾盛，智性柔和，人民德性好，很善良，有福德。如果那個時代的人民沒有福德，就不會有轉輪王出世。轉輪王本身也有很大的福德。佛經說有四種轉輪王，最大福德的是金輪王，其次是銀輪王、銅輪王、鐵輪王。轉輪王不須打仗，不須招兵買馬，也不須傷腦筋，自然而然就會萬民歸服。他不是以威力征服人，而是以德服人，不須人奉承供養，他以善法化世，教人民守五戒十善，他自己當然也能行十善。人人都行十善，自然不會有戰爭。稱他爲「聖王」，是因爲他有大功德，有大福德，能統治全世界。

轉輪聖王有七寶，其中最主要的是輪寶，所以用「輪」字代表他的名字。經中說：由於他的福德感召，當他成王的時候，自然而然有個輪寶飛到他面前，他可以乘著輪寶到處去，就像坐飛機一樣，去到那個地方，那個地方的人民就會歸服他，尊敬他。他還有玉女寶（有個賢德的夫人），有珠寶（有夜光珠、如意珠），有主兵臣寶（有無數的兵將），有主藏臣寶（有無數的金銀財寶），有象寶馬寶（交通工具）。

這是採用古印度的傳說，稱有道德的君王爲轉輪聖王。以中國古代來講，有天子有諸侯，有大王有小。轉輪聖王是大王，就像中國的天子，天子下面有很多小王諸侯。轉輪聖王要在好的時世才出現，而釋迦佛則在五濁惡世出現，來拯救苦難的衆生。兩者各有不同的願力，相比之下，釋迦佛更偉大。

轉輪聖王雖然有大福德，想用他的威勢降伏其他的小國，但有個別小王「不順其命」，不肯服從，以爲山高皇帝遠，爲了自己的利益，作威作福，剝削人民。這時候，轉輪聖王就會派種種兵前往討伐，攻打那些小王。轉輪聖王看見衆將士打勝仗回來，立下大功，即時非常高興，非常歡喜，於是「隨功賞賜」，功勞大就賞賜多些，功勞少就賞賜少些。轉輪聖王賞賜田地、房屋，或者賞賜一條村、一個城池、一個鄉鎮給他們，那裏的人民就會聽他們的差遣，爲他們服務，他們可以在那裏收稅；或者給與他們衣服和裝飾品，或者給與他們各種珍寶，例如金銀、瑠璃、硨磲、瑪瑙、珊瑚、琥珀等等，或者給與他們象車、馬車，甚至連「奴婢人民」也賞賜給他們，這即是犒勞軍隊。現在講人權，廢除了奴隸制，已沒有奴婢，但古代是可以把奴婢當作獎品，賞給下屬。轉輪聖王可以把以上的東西賞賜給打勝仗的將士，唯獨頭頂髮髻中的明珠（如意寶珠），不會隨便給與將士。

「所以者何？獨王頂上有此一珠，
若以與之，王諸眷屬必大驚怪。」

因爲轉輪聖王頭頂上只有一顆寶珠，平時藏在髮髻中，別人看不到，但他的眷屬都知道他有如意寶珠，如果他把這寶珠賞賜給將士，他的眷屬一定會很驚奇。所以，這顆明珠不會隨便拿出來。

這是一個譬喻，髻中明珠是譬喻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。轉輪聖王譬喻佛，「諸小王不順其命」是譬喻煩惱魔，也即是說那些弟子有煩惱，對於佛法是一種障礙。這個譬喻與〈五百弟子受記品〉所講的衣裏明珠譬，不是完全一樣，但有相關性，有密切關係。

衣裏明珠譬，是講有一個人，爲了衣食，到處奔波，卻不知自己身上有一

顆如意寶珠，這顆寶珠是他的一個親友，在多年前送給他，當時他喝醉酒，他的親友就把寶珠繫在他的內衣裏，就外出辦事，所以他一直不知自己身上有寶珠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遇到這個親友，親友就指點他：「你不用這麼辛苦去求衣食，你有一顆如意寶珠，你如果把它拿出來運用，你就變成大富翁，受用無窮。」這顆寶珠是譬喻一乘佛種。〈化城喻品〉說，大通智勝佛時代，第十六沙彌教化了六百萬億恒河沙那由他的弟子，教他們發了一乘心，種下一乘佛種，立過誓願要成佛，中國佛教稱之爲菩提心寶。不過，他們後來因懶惰退心而墮落。他們雖然是忘記了自己發過一乘誓願，但菩提心是不會壞掉，就如寶珠不會爛掉。他們忘記了，等於不知道衣裏有明珠，得不到受用。現在釋迦佛告訴我們，就是指點我們。

中國很多真常唯心的經典，都說衆生皆有佛性，以爲這個佛性是本有本具，有自性，但以佛的根本教理來講，一切都是緣起的。〈方便品〉說：「佛種從緣起，是故說一乘。」有機會遇到善知識，遇到菩薩教化，這個緣就生起。菩提心，菩提志願也是緣起，是因緣有，不是本有，不是自有，不是自成。

一乘是平等的，就算以前未有種下菩提種子，只要你遇到因緣，肯發心，佛一定會歡喜，佛也希望你發菩提心，希望你行菩薩道，希望你成佛，希望你與佛一模一樣，所以，佛就說一乘。

「文殊師利！如來亦復如是，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土。王於三界，而諸魔王不肯順伏，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，其有功者，心亦歡喜，於衆中爲說方便三乘諸經，令其心悅，令得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，又復賜與涅槃之城，言得滅度，引導其心，令皆歡喜，而不爲說是法華經。」

這一段是用道理來配合前面的譬喻，講明不隨便賞賜髻中明珠的理由。佛經總是這樣，先講譬喻，再講道理。

這「如來」，近指釋迦佛，遠指十方佛。佛也是這樣，用禪定力、智慧力等無量功德而得到佛清淨莊嚴的國土。凡是佛都具足禪定力和智慧力，〈方便品〉說，佛有無量智慧，「如來知見，廣大深遠，無量無礙，力無所畏，禪定解脫三昧。」以權教來講，佛有十力、四無所畏，以一乘來講，佛有無量無所畏、無量三昧等無量無邊的功德。

「得法國土」的意思是說，佛因爲具足無量無邊功德而得到莊嚴、清淨的國土，這國土是以無量功德爲莊嚴，就如〈方便品〉所說：「定慧力莊嚴，以此度衆生。」這個清淨莊嚴的世界，是十方諸佛居住的地方。

「王於三界」的「王」，以世間來講，是統治世間的人。這裏只是引用世間的說法，而以佛來講，應該是教化而不是統治。三界是指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佛在三界中，主要是教化欲界，主要是爲了教化那些退心的菩薩發一乘心，不過，佛的志願，佛的慈悲心普及一切衆生，所以，佛陀教化於三界。

「而諸魔王不肯順伏」的「魔王」，也即上面所說的「諸小王」，是指煩惱魔、天魔、死魔，衆生被煩惱擾亂，佛弟子就要與煩惱魔作戰。

「賢聖」以世俗來講說，古代以堯瞬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等爲聖人，他們都是好人，有道德，愛百姓，對社會有功勞，世人拜孔子爲先師，讚歎孔子：「學不厭，教不倦，夫子至聖矣！」以佛教來講，小乘以初果爲聖，斷了三結（有身見結、戒禁取結、疑結）才是初入聖流，初入聖人之流；大乘以初地爲聖，登地菩薩才叫聖人。而那些修行了很長時間，有一定功德，但未斷煩惱，未斷我執的人，在未斷三結以前，是在「賢位」。

修行即是打仗，不是同人打仗，而是同煩惱打仗。你如果說自己是修行人，就要問問自己有沒有同煩惱打仗？是戰勝還是戰敗？如果是戰敗者，就冤枉了。阿羅漢是打勝仗，他們的六根不被六塵所染，他們不是瞎子，眼睛不是看不見東西，不過，眼睛不會被色所轉，耳朵不聾，聽見美妙的琴聲、歌聲，不被境轉，鼻聞到香，不被香轉，舌不是麻木的，知道鹹淡與好不好味道，但不被境轉。有一首偈描寫阿羅漢的功德：「心如大石山，四風吹不動，色聲香味觸，及法之生滅，六入處常對，不能動其心，心常住堅固，諦觀法生滅。」六根對六塵，常時都不被境所轉，不會因境的如意而生貪愛，不會因逆境而生瞋恨，不會生妒忌，不會被境所迷惑而生貪、瞋、癡，這就是勝利者；如果不能降伏煩惱，就是失敗者。例如，你剛想出門去聽經，有個朋友來找你打麻將，對你說：「聽經有甚麼好？這麼枯燥，坐到腰酸骨痛，去打麻將享受人生豈不更好？」於是你就去打麻將而不去聽經，那麼，你就是失敗者。又例如，別人讚你一句，你就覺得甜到入心，他叫你做甚麼都肯聽他的；別人毀謗你一句，你就生氣得橫眉怒目，這就是被境所轉，就是失敗者。

阿羅漢以上的聖者，能戰勝煩惱，就有三乘的功行，如來也很歡喜，但不是最歡喜；下面還有「心甚歡喜」，這即是說，三乘人依三乘法修行，斷煩惱，成了阿羅漢，最低限度比六道凡夫好，修十善行總好過墮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總之，你能進一步都是好的。所以，佛就「於衆中爲說方便三乘諸經」，在大衆中，爲他們說方便的三乘經典，令他們的心充滿喜悅。這是符合上面轉輪聖王隨功賞賜的譬喻。

「於衆中爲說方便三乘諸經」這一句，舊本是「於衆中爲說諸經」，遠老法師這樣改，是爲了使經文明顯些，與一乘分開。這些弟子有三乘善根，佛就爲他

們講三乘法，令他們依三乘法修行，得到三乘功德，令他們得到「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」，令他們得到四禪八定等小乘功德，他們修七覺支、八正道、五根五力等三十七道品，就得到三明、六通、八解脫等種種功德。上面譬喻中提到打勝仗的將士，得到轉輪聖王賜給他們「種種珍寶，金銀瑠璃，硨磲瑪瑙」，就譬喻「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」，譬喻三乘功德。

三乘人不但得到這些功德，而且「又復賜與涅槃之城」。涅槃譯作圓寂，圓滿一切功德，寂滅生死煩惱，是遠離痛苦的安樂所在，是學佛人需要到達之目的地。如果你現在斷了我執，破了無明，當下你就得到涅槃的境界。〈化城喻品〉說，三乘的涅槃是化城，不是究竟的寶所，不是最後目的地，弟子入化城可得暫時的安樂，化城毀滅之後，弟子始終要前進寶所。

也許你會覺得，佛弟子的功德是修行得來，不是佛賞賜，這是不是與譬喻不合？我們要明白，功德雖然不是佛賞賜，但弟子的功德，歸根究本都是佛陀教弟子修行而得。

「言得滅度」很有意思，說三乘人依法修行，可得滅度，不是真正得滅度，滅除煩惱，即度脫諸苦。

「引導其心」，是說用方便引導他們，令他們歡喜，得到種種功德，安樂、輕安自在，他們就歡喜了。

「而不爲說是法華經」，佛爲他們講三乘法，令他們得很多功德，但卻不爲他們說這一乘的《法華經》。這等於轉輪聖王雖然賞賜種種珍寶給打勝仗的將士，但不隨便把髻中明珠賞賜給他們。理由是弟子的善根未成熟，佛不可以隨便說，要守護著，等他們的根機成熟，才可以說，所以佛最後才說《法華經》。

「文殊師利！如轉輪王，見諸兵衆有大功者，心甚歡

喜，以此難捨之珠，久在髻中，不妄與人，而今與之。」

佛繼續對文殊師利菩薩說：佛最後才說《法華經》，就好像轉輪聖王一樣，現在看見將士們打了勝仗，立下大功，心歡喜到極點，就把平時不隨便、不輕易拿出來、不捨得拿出來送給人的髻中明珠，賞賜給有大功勞的大將軍。

這裏所說的「大功者」，與前面所說的「有功者」是有分別，前面所說的是小功，不是大功，而這裏講的功勞是很大，所以轉輪聖王「心甚歡喜」。

佛也是一樣，看見弟子依三乘法修行，總好過作惡墮落，佛「亦歡喜」，但如果弟子能接受一乘法，能把所有的煩惱習氣降伏，佛才「甚歡喜」，特別歡喜。「亦歡喜」與「甚歡喜」雖只有一字之差，但相差很遠。

佛弟子依權教方便教修行，雖然有小功德，降伏了一部分煩惱，也叫勝利，但他們未能接受一乘，未恢復一乘菩薩道，未到達一乘不退轉，還有退的可能，所以，不是充分勝利，不是徹底勝利。只有回復一乘，修學到一乘不退轉菩薩的地位，才叫「有大功」，才是最後勝利。

舊本是「以此難信之珠」，遠老法師改爲「以此難捨之珠」，珠應是難捨，不是難信。轉輪聖王頭頂髻中的如意寶珠，很久很久都沒拿過出來，但等到將軍立下大功勞的時候，就算多麼難捨，也因歡喜到極點而捨得拿出來賞給大將軍。

轉輪聖王髻中明珠只有一顆，只可賞賜給一個有大功勞的人，而如來說一乘法，是普利一切退心菩薩，要所有無量無數的退心菩薩恢復一乘，這譬喻和道理似乎不是很吻合，但這譬喻只取收藏很久、不隨便拿出來之意，只取「心甚歡喜」之意，此珠「久在髻中，不妄與人，而今與之」，因爲過去沒有拿出來的因緣，現在才有這因緣，我們不可以拿數目來比較，佛經中的譬喻，我們只是取它一部分的意思。佛成道以來幾十年，並不想施權，但因爲衆生根機低，所以佛要

施權，等幾十年後，衆生根機成熟，佛就開權。「久在髻中」，就是譬喻佛久久不敢開權顯實，如今在法華會上開權顯實，就是「而今與之」。

「如來亦復如是，於三界中爲大法王，以法教化一切衆生，見賢聖軍與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共戰，有大功勳，滅三毒，出三界，破魔網，爾時如來極大歡喜。」

這裏也符合髻中明珠的譬喻，如來也是這樣，如來在三界中是大法王。「王」以自在爲義，佛於一切法得自在，佛爲法本，法從佛出，所以稱呼如來爲「大法王」，菩薩稱爲法王子，佛以法來教化三界中的一切衆生。佛的本心本意，是要用一乘法來教化，但衆生根機有五濁障、煩惱障等種種障礙，佛只好施設三乘，觀機教化他們。當教化一切衆生的時候，看見賢聖軍和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作戰，打了勝仗，立下大功勳，滅了貪瞋癡三毒，破了魔網，這時候，如來就極大歡喜。

「賢聖」前面已講過，以大乘來講，有三賢十聖，菩薩的果位有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，這三十個果位是賢位，初地以上，乃至十地，這十地叫十聖。以小乘來講，有七賢七聖，說起來比較複雜。「賢」比「聖」次一點，到達「聖」必定是斷煩惱，必定是生起無漏智，破除了我執。

「賢聖軍」是譬喻那些賢聖好像軍人一樣，軍人要與敵人打仗，賢聖要與魔打仗，要降伏那些魔。一般來講，有四種魔，這裏只講了三種：「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」，還有一種是天魔。「魔」是梵語，譯作殺者，或譯作破壞者、障礙者，有障礙義，障礙我們修學佛法，障礙我們於善法中前進，總之，你要行善，魔就要破壞你；你要進步，魔要障礙你。魔的特性是不喜歡人進步，如果你想出

家，就有人對你說：「出家有甚麼好，在家既自由又方便。」如果你想吃素，也有人對你說：「世上有那麼多好吃的東西，何必要吃素這麼辛苦，自討苦吃。」如果你去聽經，又有人對你說：「聽經有甚麼好？坐著那麼辛苦，不如去逛街。」如果你要發大乘心，也有人勸你：「何必發菩提心，做個小乘人，即生得解脫多好啊！行菩薩道要經無量阿僧祇劫，頭目腦髓都要布施，還要忍辱、精進，多麼辛苦啊！」 總之，你想進一步，魔就想拉低你一步，這是魔的性格。

這裏沒有講天魔，因爲，如果你降伏了這三種魔，自然也能降伏天魔。就像釋迦佛成道時，就有天魔來擾亂，魔用箭射他，用繩來綁他，派魔女來引誘他，軟硬兼施，想盡辦法來趕他離開菩提場，但他已經將近成道，有很高的定力，做到如如不動，最後還降伏了天魔，這種是智慧的能力。普通人是沒有天魔擾亂，只有將近成佛的時候，天魔才會出動。

我們首先要降伏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，有智慧降伏這三種魔已經是很難得，最怕的是我們降伏不了這三種魔。三種魔中，煩惱魔最難降伏，若能降伏煩惱魔，其他魔都能降伏。

五陰即五蘊，爲何把五陰譬喻爲魔？五陰，古譯有人讀「五蔭」，蔭者即黑暗、遮蔽的意思，陰陰沉沉，黑黑暗暗。蘊是積聚的意思。我們的身體由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蘊組成，色蘊是看得見的髮毛爪齒、血肉根骨等有質礙的東西，精神方面有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。我們一般人，除非沒有身心，有身心就受身心之害，身有種種病苦，身影響心，心也影響身，身心是分不開，精神與物質是分不開，互相有影響，互相有作用，離開物質，找不到精神，離開精神也找不到物質，離開髮毛爪齒，血肉根骨，找不到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離開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也找不到物質的身體，彼此是相資、相助、相成、相因、相待。換言之，五蘊就

是身心，身心會令我們生痛苦，會障礙我們學佛法，如果你今天生了病，就不能來聽經，如果我生了病，我也不能來講經，這就是障礙。我雖經常生病，不過，我不怕它，我降伏它，不被它戰勝，只要聲音不沙啞，我都會來講經。我們身體上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不調，就會生病，就會令我們不能繼續進步，不能努力前進，這就成爲一種障礙。

受是領納，是感情作用；想是取諸境相；行是令心造作；識是了別所緣境界。這些精神作用，也會擾亂我們。很多人不知五陰是魔，反而順從我們的五陰，當四大不調，有小小不舒服，就會很注重保養這身體，不去利用時間，不利用自己的身心去做應做的事，這就被五陰障礙。有時情緒低落，也會發不起心去做工作，這就是被受蘊障礙。如果我們沒有理智，任從五陰的轉變，受身心的擺佈，就會受五陰所害。五陰其實不是甚麼魔鬼，問題是我們順不順從它的轉變，會不會被它障礙，這就要講智慧。

煩惱魔也是一樣，我們一般人以爲憂愁叫煩惱，而在佛教中，煩是一種煩擾、煩動，惱是一種惱亂；也即是說，我們有些不如意的事，或者是很歡喜的事，都屬於煩惱，例如你看見一樣東西，心裏很歡喜，這就是煩擾，它已經令你心動，令你的心不平靜，令你的心不安寧。所以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惡見、妒忌、諂曲等所有的一切一切，無論歡喜與不歡喜，如意與不如意，全部都是煩惱。唯識家把煩惱分爲六種根本煩惱、二十種隨煩惱，隨煩惱又分大隨煩惱、中隨煩惱、小隨煩惱。

這些煩惱是我們心理上的習氣，是心理上習慣性的活動，令我們心理不平衡。我們依法修行，就可以降伏這些煩惱，令它平靜，令它不活動，令它不生起。明知貪愛是不好的，但仍很喜歡某樣東西，或很討厭某樣東西，這些不良的心理

是有害的，令我們的心不平靜。我們的身行、語行、意行起貪、起瞋、起癡，做種種損害他人或損害自己的行爲，都是由於這種不良的心理、不規則的活動所引起，如果我們沒有這些不良心理，沒有這些不規則的活動，我們就不會起貪、瞋、癡，因爲身、口行爲是由心推動，如果你的心不推動，你的身、口也不會做不合法的行爲，所以，身、口的惡行，是由意行所推動。意的惡是甚麼？就是煩惱，就是貪、瞋、癡的習慣，這些習慣，無論粗或細，都是煩惱，障礙我們的善行，破壞我們的善行，所以煩惱叫殺者，像賊一樣，劫我們的功德。賊會劫奪人的財寶，會殺身害命。你不殺賊，賊就會殺你；你不殺煩惱，煩惱就會殺你，不讓你進步，不讓你行善，奪取你的功德。我們學佛是要慈悲，但對煩惱魔就不可以慈悲，要殺自己心中的煩惱習氣，要殺貪、瞋、癡。阿羅漢斷了煩惱，所以，阿羅漢叫殺賊。修行就如打仗一樣，自己與自己的五陰魔、煩惱魔打仗，要殺賊，要殺煩惱魔，要殺五陰魔和死魔。

我們知道了煩惱會侵害我們，五陰會令我們生痛苦，而死爲何叫魔？因爲死亡也會障礙我們修行，譬如一個人現正很精進地修行，並且修行得很順利，如繼續進步就會成功，但忽然生了大病而去世，或忽然遇到意外而死亡，他現在這一世就不能修行成功，甚至可能會退步，雖然他以前所修的功德不會全部失去，但最低限度，暫時是停滯了，耽擱了，起碼有一大段時間不能進步。就如在校學生忽然生病入院治療，休學了一段時間就升不了級。

那些「賢聖軍」與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打仗，戰勝了這些魔，征服了一切魔，所以他們有「大功勳」，能夠滅除貪、瞋、癡三毒，出了三界，破除魔網。

我們不要以爲白粉、鴉片等才是毒，這些毒是暫時的，而貪、瞋、癡三毒比白粉還要毒，它能令人永遠墮落，永不超升，我們無量劫以來就受了這些毒害，

如果我們不滅除三毒，就不知要毒害到何時？三毒是苦因，所以，我們要滅三毒，滅苦因。

人通常都有三毒，有我，貪愛著這個「我」，貪愛著我所，有「後有愛」，希望自己將來生天，希望自己將來做甚麼人，要有權有勢，要享受。人如果有貪愛心就有瞋恨心，因爲無論大貪還是小貪，總有不如意跟在後面，不可能永遠隨心所欲。貪的背後是瞋恨，貪和瞋是相反，但兩者又分不開，除非你不貪，否則，有貪愛，就有瞋的苦惱。我們如果想滅除這些苦惱，最好是不要貪愛，這樣就不會瞋恨，不會愚癡。沒有苦因，才不會感苦果。

「三界」是苦果，雖然色界、無色界是天，有很深的定，但不是徹底的安樂，他們貪著定樂，定力盡之後，過去的業力，就會牽引他們墮落，所以，三界都不可貪戀。〈譬喻品〉說：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。」三寶歌也說：「人天長夜……三界火宅。」三界就好像火宅一樣。欲界有貪有愛，當然會招苦。

魔令我們造業，魔遍佈處處，刺激我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我們造的業很複雜，就好像網一樣，一條繩連著另一條繩。有的人捉野獸或捕魚，都是用網。有人把感情、愛情譬喻爲網，墮在情網中，就難以脫身。魔引誘人造業，人跌在魔網中，跌在業網中，更可憐，更難脫離。

而「如來賢聖諸將」，也即是依佛法修行的人，他們滅了三毒之因，超出三界的苦果，就破了魔網。我們這些修學一乘的人，也要有三乘功德做基礎，還要一心一意向一乘佛道，才不會被一切的魔擾亂，才能破衆魔的業網，向寶所前進。

如來出現於世，都是爲了令我們發一乘心，我們能這樣做的時候，如來就「極大歡喜」，歡喜到極點。

「此法華經，能令衆生至一切智，一切世間

多怨難信，先所未說，而今說之。」

這《法華經》就好像是轉輪聖王頭頂上的髻中明珠，當轉輪聖王極大歡喜的時候，就會把髻中明珠賜給將士。如來極大歡喜的時候，也會把《法華經》講給弟子聽。

在法華會上，舍利弗等已破魔網，應該是得到髻中明珠，但法會上還有很多大衆是未證賢聖果位，他們是否也得到寶珠？他們同樣是聽了開權顯實法，只要他們肯信，也等於得到寶珠，我們未來世的衆生，只要肯信，同樣也得到寶珠。我們只要信受《法華經》，將來也可以成佛。

經中一向說，聲聞人得一切智，菩薩得道種智，佛得一切種智。但這裏說的「一切智」是佛智，當知這就包括了一切種智，成了佛就得一切智，佛具足一切的智慧，無所不知。

這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能夠令衆生得到一切智，但不可以隨時講、隨便講，因爲「一切世間多怨難信」。「一切世間」即一切人。世間上的一切人，不容易接受一乘法，很難相信一乘法。

爲何這裏說「一切世間多怨難信」？何爲「多怨」？這是說很多小乘人，早已接受了小乘法，他們認爲：「我這樣修行，就可得阿羅漢果，可得究竟涅槃，可得究竟解脫，可以了生死，出三界，具足三明六通。」於是他們要保守著小乘果位。如果你對他們說：「小乘果位是佛方便施設，不是真實的，無二亦無三，唯有一乘真實。」他們聽了不會接受，不會喜歡，反而會說：「佛明明教我修三十七道品，就可成阿羅漢，得解脫，了生死，證涅槃，我現在已受用了這種安樂，你卻說這不是真實的，你一定是魔，自作經典來破壞我們，欺騙我們，障礙我們。」他們保守著小乘就拒絕大乘，拒絕一乘，不但不信，還要打你、罵你，甚至要殺

你。這就是「多怨難信」。〈方便品〉講，佛開權顯實前，有五千人退席，這也是「多怨難信」。他們不信，對他們講一乘沒有益處，反而會令他們毀謗而招罪墮落，所以，佛在冥冥中用威德神力，令他們自動退出，然後才開權顯實。

因爲「一切世間多怨難信」，所以佛「先所未說」，過去幾十年都從未說過，「而今說之」，現在才說《法華經》。〈方便品〉說「所以未曾說，說時未至故，今正是其時，決定說一乘」，就是「而今說之」。現在可以說了，因爲現在的弟子，五濁障除了，煩惱薄了，可以勸導他們相信。就如轉輪聖王頭頂上的寶珠，以前不可以拿出來給將士，現在可以拿出來賞賜給功臣。現在如來認爲弟子夠資格了，可以接受一乘，所以現在就開權顯實說《法華經》。

「文殊師利！此法華經，是諸如來第一之說，於諸說中最爲甚深，末後方說，如彼強力之王久護明珠，今乃與之。」

這是總結。佛繼續對文殊師利菩薩說：這部《法華經》是一切如來的第一之說，在如來所有說法中，以《法華經》最爲甚深，要等到最後才說，就好像強力轉輪聖王長久保護著髻中明珠一樣，現在才賞賜給功臣。

「第一之說」不是第一次說，而是說這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地位非常之高，是第一的，最高級的，在如來所說的經典中，居於最高的地位。

其實，這《法華經》不是「甚深」，而是甚難信，因爲有的三乘人不肯接受一乘，不肯信一乘。依遠老法師所講，將來我們還要生一乘淨土，還要見本師釋迦佛，佛還要爲我們說一乘因行，還要爲我們讚歎一乘的功德。我們將來要學習的才是「甚深」的。

舊本是「末後賜與」，遠老法師改爲「末後方說」，因爲賜與的是明珠，不

是《法華經》，所以遠老法師修改之後才妥當。

佛最後才說《法華經》，要等弟子證了賢聖果位，滅了三毒，出了三界，破了魔網才說。而法華會上還有很多四衆和天龍八部，他們都未降魔，只有舍利弗、目犍連等大弟子才降了魔，他們也有聽佛說《法華經》，由此可見，不一定要證了果位，才能聽《法華經》。他們未取果位，反而不會保守三乘，而且他們在法會上親近佛，聽到佛講開權顯實法，也可以生信心，可以進步，可以得益。而那些取了三乘果位的人，反而要多費唇舌。我們雖然不以三乘爲究竟，不過，三乘的功德，我們也要尊重，佛一直都教我們依三軌修行，依四安樂行修行，這是我們基本的德行。

「文殊師利！此法華經，諸佛如來秘密之藏，於諸經中，最在其上，長夜守護，不妄宣說，是故如來始於今日，乃爲汝等而敷演之。」

這幾句與前幾句意思是一樣，佛再講一次：這《法華經》是諸佛如來的秘密之藏，這一乘法華經藏，在所有經典中，是最高、最上、最尊貴，諸佛長夜（長夜即長時）守護，秘密守護，弟子不夠程度，不可隨便講。當你們的根機成熟，可以接受一乘，所以，如來就在今天爲你們詳細解釋這開權顯實的道理。

〈法師品〉說「是法華經藏，深固幽遠」，不同於三乘的聲聞藏、緣覺藏、權教大乘藏。〈譬喻品〉也說：「在所遊方，勿妄宣傳。」佛在最後才說《法華經》。

「始於今日」的「今日」，不是指今天，而是指佛說《法華經》的時間。佛直到最後，將近入涅槃的時候，才爲你們說。「敷演」即開顯、解釋。佛爲你們開權顯實，說明你們本來是一乘菩薩，你們應該發一乘心，唯有一乘佛果是真實。

「常行忍辱，哀愍一切，乃能演說，佛所讚經。」

這是重頌，把前面長行所講的道理重講一遍。「忍辱」是第一安樂行的行處，「哀愍一切」即是慈悲，第三、第四安樂行都有講慈悲。第三安樂行講：「當於一切衆生起大悲想」，就是哀愍那些未曾恢復一乘的衆生。這一頌是總括略講，只有修四安樂行法，才能無障礙地演說佛所讚的經典。

「後末世時，持此經者，於家出家，及非菩薩，
應生慈悲，斯等不聞，不信是經，則爲大失。
我得佛道，以諸方便，爲說此法，令住其中。」

這是重頌第四安樂行：「於家、出家人中生大慈心，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。」佛滅度之後，受持、讀誦流通這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對那些在家人和出家人，以及未信一乘的人，應當生起大慈悲。慈是要令他們繼續進步，悲是令他們脫離愚癡。他們未曾有因緣，聽不到《法華經》，就算他們有些人聽到了，但不瞭解，不相信這《法華經》，就是大損失。我們已經信了一乘，就要發長遠心，發慈悲心，發大願：我現在暫時沒有能力教化他們，等我將來成佛的時候，我就會用種種善巧方便，用神通力、智慧力，盡一切辦法，爲他們說一乘法，令他們安住在一乘道中，令他們安住一乘法中。

這只是極其量而說，他不一定要等我們去教化，還有其他菩薩會教化他，或者他發奮起來，超過我們也說不定，不過，我們要這樣發心，這樣發願。

「譬如強力，轉輪之王，兵戰有功，賞賜諸物，
象馬車乘，嚴身之具，及諸田宅，聚落城邑，
或與衣服，種種珍寶，奴婢財物，歡喜賜與。

如有勇健，能爲難事，王解髻中，明珠賜之。」

這譬喻與長行內容一樣，轉輪聖王有強大勢力，他對於那些打勝仗有功勞的兵士，就賞賜種種財物，賞賜象車、馬車，賞賜珍珠、金銀等裝飾品，賞賜田地、房屋、村莊、城邑，賞賜衣服，賞賜種種珍寶，賞賜奴婢財物。總之，轉輪聖王看見將士打勝仗，就很歡喜地賜與種種財物。這是譬喻權教功德。

「如有勇健，能爲難事，王解髻中，明珠賜之。」這是譬喻實教。如果有些將士很勇猛、很強健、很勇敢，一直向前衝，非常有力，最艱難的事也能做到，這是譬喻一乘菩薩道很長遠、很難行，但一乘菩薩也能不退轉，難行能行，直向寶所前進，一心一意趣向一乘。這就是「能爲難事」。轉輪聖王對特別勇健的將士，就把髻中明珠賞賜給他。

「如來亦爾，爲諸法王，忍辱大力，智慧寶藏，
以大慈悲，如法化世，見一切人，受諸苦惱，
欲求解脫，與諸魔戰，爲是衆生，說種種法，
以大方便，說此諸經，既知衆生，得其力已，
末後乃爲，說是法華，如王解髻，明珠與之。」

前面長行中，權實兩個譬喻是分開講，這裏偈頌是兩個譬喻一起講，比較直接。如來也好像轉輪聖王一樣，佛是諸法之王，當然有大忍辱力，而且有大智力。如果沒有智慧力就沒有忍辱力，「忍辱大力」其實是智慧大力。佛福德圓滿，還有甚麼辱可忍的呢？示現的釋迦佛也有辱可忍，經中說，有的外道很妒忌佛，就派一個外道女信徒，在肚子上裝一個盆，扮成懷孕的樣子，到佛前罵佛，對大衆說，是佛把她害成這樣。後來，四天王變成老鼠把綁著盆的繩子咬斷，那個盆

就跌了出來。又有外道在精舍外殺了一個人，說是佛弟子做的。又如，有國王答應結夏安居時，供養佛三個月，但國王事後忘記了。後來，馬夫有敬佛之心，就用喂馬的麥來供佛，佛也吃了三個月的馬麥。所以，佛也要忍辱受苦。不過，這些是示現的，佛這麼大功德，怎會受苦？是因爲衆生受苦，衆生要忍辱，所以佛要示現受苦，示現忍辱。衆生覺得很苦，而佛不覺得苦。

如果真正來講，佛無辱可忍，不見有辱可忍。佛有智慧大力，有功德大力，有「智慧寶藏」，佛「以大慈悲，如法化世」，隨衆生的根機，根機小，就爲他說小乘法；根機大，就爲他說大乘法。

佛「見一切人，受諸苦惱」，受生老病死苦，受愛別離苦，受求不得苦，受怨憎會苦。他們因爲受苦，所以就想求解脫。於是，佛就教他們修解脫法門，教他們與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作戰。佛爲這些衆生，說種種的三乘法。本來佛出現於世的本心，是爲教衆生修一乘行，教衆生恢復一乘菩薩道，只是衆生的根機未成熟，所以，佛就要用「大方便」，施設三乘教，教他們修聲聞乘、緣覺乘、權教菩薩乘，爲他們說三乘的各種經典。

既然知道衆生「得其力」，知道他們依著方便教修行有效力，他們修七覺支、八正道，可以降伏煩惱魔，可以得安樂。他們有了基礎，就有資格聽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就可以教他們發一乘心。所以，佛最後才爲他們說這部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。佛說《法華經》，就好像轉聖王解開頭頂髮髻，把明珠拿出來賞賜給功臣。這是譬喻佛從來都未曾說過一乘法，現在才說。

「此經爲尊，衆經中上，我常守護，
不妄開示，今正是時，爲汝等說。」

這一頌是總結這部《法華經》是最尊貴的，是一切經典之中最上的，我釋迦佛常常守護著此經。〈方便品〉說，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、十方一切諸佛都是一樣，常常守護著此經，衆生根機未成熟，不隨便開示，不隨便講出來。現在是適當時候，可以說出來了，就如〈方便品〉所說：「今正是其時，決定說一乘。」現在合時候了，所以就爲你們說一乘法。

「我滅度後，求佛道者，欲得安隱，
演說斯經，應當親近，如是四法。」

這是總結四安樂行法。前面長行文殊師利菩薩問釋迦佛：要流通此經，應該具備甚麼條件，才能安樂弘法？現在佛總括地回答：我滅度之後，那些求一乘佛道的人，想安穩地流通《法華經》，就應當親近這四安樂行法。

「親近」即不捨離，有尊重的意思，不離開這四安樂行法，尊重這四安樂行法，就可以很順利地流通此經。如果不親近四安樂行法，就會生出種種障礙。

前面說過，四安樂行法不是一乘的主行，不是一乘的正行，而是一乘的助行，屬於正方便。正方便和異方便都可以幫助我們，可以助顯一乘道，但以正方便爲主。三軌四安樂行可以幫助我們修一乘行。我們受持《法華經》，培養一乘的信心願力，這是主行，依四安樂行來幫助我們進步，這是助行，是一種助力。一乘行雖不以四安樂行爲主行，但我們不可以不重視四安樂行，如果沒有四安樂行這助行，我們無法行一乘道。而我們也不可以把四安樂行當作一乘的主行，主行和助行是不同的，就如需拿拐杖走路的人，拐杖只是助力，如果他全身沒有一點力氣，拿著拐杖也是沒有用的，起碼要有一點點的力氣，拿著拐杖才有用。所以，我們要分清，一乘是一乘，三乘是三乘，如果你對《法華經》完全沒有認識，

對開權顯實完全沒有認識，完全不知道釋迦佛是我們的本師，不知道唯有一乘是究竟，不知三乘是方便，你只是修四安樂行，修三軌，離開了一乘的主行，你的進步不會很快。所以，我們要以修習一乘信願，受持《法華經》爲主行，但又必須以三軌四安樂行來幫助扶持，然後才進步得順利。

重頌四安樂行到此已結束，下面的偈頌是講受持《法華經》所得到的好處，講現在的果報，講未來的果報。

「讀是經者，常無憂惱，又無病痛，顏色鮮白，
不生貧窮，卑賤醜陋，衆生樂見，如慕賢聖，
天諸童子，以爲給使，刀杖不加，毒不能害，
若人惡罵，口則閉塞，遊行無畏，如師子王，
智慧光明，如日之照。」

這裏說「讀是經者」的「讀」，其實已包括讀誦、受持、書寫、解說等流通工作。

修習四安樂行的人，他們沒有過失，心安理得就沒有憂惱。所以，他們去流通此經，就得到現世「常無憂惱」的好處。憂惱是屬於心理上的不安樂，心裏面有些不舒服的東西在擾亂自己，惱亂自己。爲何修四安樂行而流通此經的人，可以「常無憂惱」？因爲他們修四安樂行，既修忍辱、禪定，又修般若，觀一切法空，有定力，不犯身、口、意的過失，所以，他們就沒有憂惱。《論語》云：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」君子尚且能坦蕩蕩而無憂惱，何況修四安樂行的人有智慧、有定力地流通經典，當然是無憂無惱。

修四安樂行的人，不但現世無憂惱，而且「無病痛」，因爲他們的心理很健

全，很健康，無過失，無煩惱，能觀一切法空，又慈悲，心裏面自然就沒有病痛。我們要知道，生理要講衛生，心理也要講衛生，如果心有病會影響身體，精神緊張，憂憂愁愁，即使你的身體原來沒有病，漸漸也會出毛病。身心是互相影響的，如果你的心裏沒有煩惱，沒有憂惱，沒有種種不良習氣，你就能心安理得，自然就會身體健康，沒有病痛，而且「顏色鮮白」。

「鮮白」不一定指膚色很白，例如一個黑人，他修四安樂行，去流通《法華經》，難道他的皮膚會變白？所以，「鮮白」的意思是說他的身心健全，身體健康，膚色有光澤，氣色很好。

這是講他修四安樂行，流通此經，就轉了現生的惡果報，成爲好的果報，這是轉現報。這個報即是我們這個身體，這個身體對我們是有障礙的，經常生病就是一種障礙，是一種報障，沒有病痛就沒有障礙。如果你的身心健全，就轉了這種果報上的障礙，令你身心健康，可以精進修行。

我們經常讀的迴向文「願消三障諸煩惱」的三障，就是報障、業障、煩惱障。三障是可以轉的。「常無憂惱，又無病痛，顏色鮮白」，就是轉了現報的障，轉了業障。業是我們身、口、意所造，會招感後一生的苦報，這是業障。如果我們能修四安樂行，不但轉了現生的報障，還可以轉後生的業障，轉了煩惱障，也即是說可以消除三障。所以，消除三障諸煩惱，不是求佛幫我們消除，而是修四安樂行，才可以消除我們三障諸煩惱。

我們修四安樂行，流通此經，以後就可以「不生貧窮，卑賤醜陋」。如果今生作惡業，來生就會貧窮、卑賤、醜陋。如果今生不做惡業，來生就有好的福報。或者以前作了輕微的惡業，只要修四安樂行，惡業是可以轉的，不是固定不變的，你有大功德，可以轉重爲輕，重罪輕報。這是屬於後生的果報，如果以今生來講，

貧窮與富有，卑賤與高貴，醜陋與端莊，差不多已成定數。

「卑賤」多數是以職業來講，本來職業無貴賤之分，但世間人有分別心，認爲很辛苦、很肮髒的厭惡性工作，就是卑賤的工作。其實，正確來講，做清潔的工作也不是卑賤的工作，爲人清潔本來是好事，也算是對社會有貢獻，只有不道德的職業才是卑賤。

「醜陋」是依各人的眼光來看，各人的眼光都不同，沒有一定的標準，但以多數人認同的審美眼光爲標準。

如果修四安樂行流通此經，現在已有很多好處，未來世不會生到貧賤之家，也不會做卑賤的職業，更不會得醜陋的果報。他的相貌會很莊嚴、很慈祥，「衆生樂見」，可能會生到淨土，就算生於普通的世間，也是人見人愛，衆生都會喜歡見他。這不是一般的喜歡，而是因他修四安樂行，很有道德，所以，衆生見到他，都會像仰慕佛菩薩、仰慕賢聖那樣仰慕他。「天之童子，以爲給使」，那些天人都會化爲童子，變成小童，來幫助他做工作，爲他服務。

「刀杖不加，毒不能害。」由於他的福德感召，也不會有人用刀來砍他，不會有人用杖打他，刀杖也不會加害於他，也不會有人用毒藥來害他，就算有，毒藥也不能毒害他，因爲他有福德。有的人腸胃與別不同，就算吃了不潔的食物，也沒有損傷。佛在世時，有很多人供養佛，有個外道請佛去供養，故意把毒藥放在飯菜中，他以爲佛吃了一定有事，但佛和阿羅漢吃了都沒有事。這是因爲佛和阿羅漢本身有福德力，令腸胃有能力抵抗，所以害不了他們。又如，中國有一位金山活佛，外出口渴時，很肮髒的水也敢喝。如果是一般人喝了，肯定會腹瀉，但他喝了卻沒有事。各人的福報不同和腸胃不同，所以，「毒不能害」。

「若人惡罵，口則閉塞。」就算有人想用惡言來毀罵他，罵的人張開口也

發不出聲音。

「遊行無畏，如師子王。」他可以到處去，如像師子王一樣。獅子是百獸之王，無論甚麼野獸，只要聽到獅子的聲音，看見獅子的影子，就會躲避起來，銷聲匿迹，不敢出來。修四安樂行的人，就有這種福德，到處去都不需畏懼，沒有人會害他，別人只有仰慕他，尊重他。

「智慧光明，如日之照。」他有智慧，就好象太陽一樣，日光所照之處，一切事理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沒有錯誤，所以他無畏。而愚癡的人，就好像黑暗，沒有智慧，甚麼事都不清楚、不明白，這就會畏懼。也好像在沒有燈光的晚上，走進黑暗中，就會畏懼；如果有燈光照耀，就沒有畏懼。

「若在夢中，但見妙事。」

這裏開始講在夢中所見。修四安樂行的人，不但現生有好處，來生也有好處，連做夢都是好的，不會做惡夢。有的人胡思亂想，整天憂憂愁愁，苦苦惱惱，他做的夢一定是恐怖的惡夢，因爲做夢根本上是我們過去生中的習氣，以及今生所謂的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如果你的腦筋在恐怖的事情上轉來轉去，晚上就會影現在腦海中，就變成做夢。所謂「至人無夢」，那些聖人，至聖的人，是不會做夢的；如果有夢，也是好夢，不會是惡夢，因爲他們的心已經清淨。修四安樂行的人，有禪定，有般若，心當然很清淨，就算他們過去造了業，也都清除了，或者已減輕了，所以，自然不會做惡夢，所做的夢都是好夢。他們在夢中，所見的都是好事，例如見佛聞法，或者讚佛、讚法，或者說法，這些都是好事。

有些人很迷信，做了甚麼夢，就以爲神托夢給他，不知有甚麼兆頭，就會找人解夢，或去占卦問卜，這簡直是自己找麻煩，自己生煩惱。其實，夢是跟著

我們的意識走，我們意識上整天想著某件事，睡覺時就會做夢。

唯識家說，我們日間眼見耳聞，眼能看見東西，是意識和眼識一起活動，耳能聽聲音，是意識和耳識一起活動，五根緣五境，就是五俱意識。夢是屬於獨頭意識，也即是這個意識沒有跟隨眼耳鼻舌身的活動，是單獨自己活動。人的思想習慣在煩亂當中，睡著了，意識也在活動，所以就會做夢。

我們整天所見的，其實都是夢，世界就好像大戲臺，人一生所做的就像夢一樣，醉生夢死，糊糊塗塗，莫明其妙，不清不楚，有些人做好夢，有些人做惡夢。

修四安樂行的人，所做的夢，都是好夢。下面所講的夢境，隨著他們的程度深淺，功德深淺而有所不同。

「見諸如來，坐師子座，諸比丘衆，圍繞說法。」

他們在夢中見到很多佛，佛坐在師子座上，很多比丘，也即是很多出家人，圍繞著佛，聽佛說法。

「師子座」，不是把座位雕刻成獅子，而是因爲佛必定是無畏的，權教佛有四無所畏，實教佛有無量無所畏，所以，佛座叫師子座。

「又見龍神，阿修羅等，數如恒沙，
恭敬合掌，自見其身，而爲說法。」

他們又夢見龍神和阿修羅等天龍八部衆，這些八部衆數量有很多，好像恒河沙那麼多。八部衆都恭恭敬敬地合掌。合掌表示恭敬，聽佛說法要恭敬，要合掌。我們見到人就合掌，誦經也合掌，這都是表示我們很恭敬、很虔誠。

「自見其身，而爲說法。」他們夢見自己聽佛說法，或者是見到自己爲大衆說法。

「又見諸佛，身相金色，放無量光，照於一切，
以梵音聲，演說諸法，佛爲四衆，說無上法。
見身處中，合掌讚佛，聞法歡喜，而爲供養，
得陀羅尼，證不退智。」

他們在夢中看見諸佛身相金色，放出無量光，遍照於一切世界。凡是佛，都是身相金色，其實這裏所說的「金色」，不一定是黃金那樣的顏色，是言其光明之意，因爲金有光彩，佛身也必定是有光彩，所以就說「身相金色」。佛身還會放無量光，我們看見佛像必定是有光圈，代表佛放光。佛經說，釋迦佛是常光一丈，平常即使不放光也有一丈的光芒，如果放光，就能照到很遠很遠，前面說佛放光照於東方萬八千土。

他們看見佛放光，也聽到佛用梵音，用清淨的聲音，演說無量法門。佛經敍述佛有六十四種梵音。他們看見佛爲四衆，演說無上的一乘法。他們還看見自己，身處於法會中，「合掌讚佛」。我們現在讚佛，是依照著別人創作的讚詞來唱讚，而法會中菩薩讚佛，是出於自己對佛恭敬尊重而自動發出言辭，是發自內心的尊重讚歎。

他們聽到佛所說的無上法，非常歡喜，自然而然地供養佛。供養不一定需要物質，他們恭敬合掌、尊重讚歎也是供養。當他們在夢中聽法、讚佛、供養時，還得到陀羅尼。陀羅尼是總持，即是得到某一種特別的長處。有種種式式的陀羅尼，例如得聞持陀羅尼，就是所聽到的聲音，能全部記憶不忘；得語言陀羅尼，

就是甚麼語言都會說。

他們還證了「不退智」，不退智是屬於無漏智。如果是與煩惱相應，就叫有漏。如果消除了煩惱，消除了種種不良的心理，脫離了所有貪瞋癡慢疑惡見等，脫離了一切的我見無明，就叫無漏。破無明，斷我執，才能證無漏智。一定要證了無漏智，才能證不退智，如果有漏就有退轉的可能。八地以上的菩薩就是不退轉菩薩。

他們是在夢中「得陀羅尼，證不退智」，而夢醒的時候，他們還有沒有陀羅尼？還會不會退轉？這裏沒有說明，但這些修四安樂行的人，所做的夢都是這樣好，他們有這樣的程度，才有這樣的好夢。

「佛知其心，深入佛道，即爲授記，成最正覺。」

他們在夢中，不但得不退智，還得到佛爲他們授記。佛知道他們深深信解一乘，於是就爲他們授記，說他們將來會成佛，得到無上正等正覺。

「汝善男子，當於來世，得無量智，佛之大道，
國土嚴淨，廣大無比，亦有四衆，合掌聽法。」

在夢中，佛對他說：你這個善男子呀，在未來世中，將會得到無量智，終會成佛道。你成佛的國土莊嚴清淨，「廣大無比」，還有四衆，合掌聽你說法。成佛之後，一定會爲衆生說法。這幾句是授記的話，古人判這是見道位。

「又見自身，在山林中，修習善法，
證諸實相，深入禪定，見十方佛。」

他們的夢境，層層深入，再進一步。古人判這是修道位。無論大、小乘，見道之後，還要修道。未曾見道之前的修道，就算是善行，也是有相的。凡有相的修行，不算是真修。見理之後，依理修行，不違背真理，所以，見道之後的修道，無相、無功用行，才是真修。

他們在夢中，又看見自己在山林中修習一乘善法，證到諸法實相。以權教大乘來講，一切法空爲諸法實相；以《法華經》來講，實教一乘實相，只有那些一乘佛菩薩才知道，才能證悟諸法實相，才能證悟一乘真實功德。他們「深入禪定」，在禪定之中見到十方佛。

「諸佛身金色，百福相莊嚴，聞法爲人說，常有是好夢。
又夢作國王，捨宮殿眷屬，及上妙五欲，行詣於道場，
在菩提樹下，而處師子座，求道過七日，得諸佛之智。」

這是說他們成佛得究竟位。他們在夢中見到諸佛的身是金色的，有百福相來莊嚴。以權教佛來講，佛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。以一乘來講，佛有無量相、有無量好、有無量莊嚴。佛不會無緣無故而得到相好莊嚴，平常人的相貌端莊，也是過去世修福得來的，佛的相好，更是修福而得。人們常說佛有三十二相，而每一相，都要由一百福來莊嚴。《大智度論》有個譬喻說：假定閻浮提人，也就是這個世界的人，人人都瞎了眼，有一個醫生，把所有人的眼病治好，令所有人重見光明，這樣大的功勞，才是修了一福。其實不可能有這麼多人瞎了眼，也不可能有一個醫生把這麼多人的眼病治好，這只是舉例來譬喻。修一百福才得一個相好，三十二相就要有三十二倍的百福，所以，權教佛的功德已不簡單，一乘佛的功德，更加是無量無數倍的百福來莊嚴。

他們見佛聞法之後，就去爲他人說法。修這四安樂行的人，有這樣大的功德，常常都做這樣的好夢。他們又夢見自己做國王，但他們不貪圖國王的享受，發心出家修行成佛。佛經裏說，每一位佛，凡是成佛的那一生，一定是做國王，也一定是出家，沒有一本佛經是講佛是以俗家身份成佛。無論甚麼身份、甚麼職業都可以行菩薩道，唯有最後身成佛那一生，一定是以國王身份出家，不是以普通身份出家，所有佛經都是這樣說的。悉達多太子也是這樣，他以準國王身份出家。這即是所謂的八相成道，如釋迦佛從兜率天降生人間，經過入胎、出胎，然後長大出家，將近成佛時坐道場，還要降魔，成佛之後轉法輪，最後入涅槃，每一位佛都必經過八相成道。

修四安樂行的菩薩，他們在夢中看見自己做了國王，卻不貪戀國王的享受，捨棄豪華的王宮，捨棄皇后妃嬪，捨棄王子公主，捨棄百官大臣，捨棄所有眷屬，還放棄一切五欲樂，放棄一切最上、最美妙的快樂。一般人都有很多聲色之樂，何況王宮，不知有多好的享受，不知有多少的快樂，但他們全部放棄，因爲他們覺得這些都是無常的，都是苦因，不值得留戀。於是，他們就出家求道，「行詣於道場」。

釋迦佛也是這樣，離開王宮，自己把頭髮割下來，交給車夫拿回去，然後自己去尋師訪道，學了無想定、非想非非想定之後，覺得這對於解脫沒有幫助，就放棄了，接著去修苦行，修了一段時間，又覺得苦行無助於覺悟，於是又放棄了苦行，然後自己在菩提樹下打坐，這就是「行詣於道場」。

現在很多人，把寺院、精舍，當作是道場，把大大小小修行的地方叫做道場。我們應該知道，以成佛來講，成道之場才是「道場」，現在引伸來講，修道之場，修道的地方，也可以叫道場，但那裏的人到底有沒有修道，只有他們才知

道。我們這個妙華佛學會，勉強可以稱爲說道之場。

佛坐在畢鉢那樹下證菩提，成菩提道，那棵樹就稱爲道樹，也即是菩提樹，菩提譯作覺道，覺悟真理成道。佛成道的那個地方，就叫菩提場。

每一位佛成道前，都是先出家，然後「在菩提樹下，而處師子座」，也即是坐道場。佛所坐的座位，也叫師子座，佛是無畏的，有大智慧，魔王也無法打擾他、侵害他。

佛經裏講，釋迦牟尼佛離開苦行林，自己來到菩提場，坐道場四十九天，然後成正覺。這裏說那些修四安樂行的菩薩在夢中看到自己「求道過七日」，其實不一定只是七日，可能是三七日、五七日、七七日也說不定。依印度的習慣，以七爲一個完整的數目，多數以七做單位。他們求道經過七日就成佛，得到諸佛之智慧。他們是在夢中成佛，不是真正成佛。

「成無上道已，起而轉法輪，爲四衆說法，經千萬億劫，
說無漏妙法，度無量衆生，後當入涅槃，如煙盡燈滅。」

他們成佛之後，就出定起座去轉法輪，去爲四衆說法。釋迦佛成道之後，來到鹿野苑，轉四諦法輪。佛說法叫轉法輪，因爲佛說法可以摧毀外道的邪見，也可以推進正法，令人得覺悟。所以，轉法輪有推進和摧毀之意。

他們在夢中經過千萬億劫那麼長的時間，爲四衆「說無漏妙法」，說清淨的一乘妙法，度脫了無量的衆生，最後就入涅槃。佛有示現降生，也有示現入滅，就好像「煙盡燈滅」一樣。其實，如果翻譯成「煙盡火滅」會更貼切些，因爲點燃木柴，會生起煙，當火炭不再冒煙的時候，火也就完全熄滅。如果講「燈滅」，應該是油盡燈滅，古代是點油燈，油燒完燈就滅。這可能是翻譯的人譯錯了。

「如煙盡燈滅」意思是說，工作做完了，有緣的衆生、應度的衆生已度盡，於是就入涅槃。

以上是講述修四安樂行的人所做的好夢。其實，我們經常也可以觀一切如幻、如夢，就如《金剛經》所說：「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我們時常都應觀一切法如夢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、如露、如電，如果經常這樣觀，也是修安樂行，可以開智慧，可以破我執。

「若後惡世中，說是第一法，是人得大利，如上諸功德。」

這最後一頌是總結。在佛滅後的五濁惡世中，衆生善根少，惡業重，如果有人能夠修四安樂行法，能夠流通這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能夠爲人解說最高、最上的一乘法，爲人解說無以上之的第一法，這個人是很難得，他一定會得到很大的利益，得到很大的好處。上面說過，修四安樂行，流通《法華經》的人，能轉現生的惡報爲善報，後生也得到很大的福報，連做夢也是好夢，夢中見到的都是妙事。這是勉勵我們，所以，我們信一乘，要流通《法華經》，一定要修四安樂行。只要修四安樂行，一定會得到如上面所說的種種功德。

（何翠萍整理）